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39

T 3133/3514. 83

0011

永平府志卷之二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志

永平文之最古者莫如秦皇之銘漢武之書魏晉以還
簡冊無徵已若境內山谷殘碑斷碣唐迄金元僅存一
二惟是近代諸公或紀城池學校之興廢或爲山川景
物之流連登高作賦攬勝題詩並郡乘所不可缺嗟乎
地恒因人重人不以地傳故滕王黃鶴得王勃崔顥之
作遂垂不朽舊志所載未免蕪雜爰汰而去之又姑就
所見畧加補輯要必擇其有關於郡事者庶乎言之有
徵也作藝文志

元平府志 卷之二 一
璽書制詔

漢武帝報右北平太守李廣書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聲名暴于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敵

唐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元稹撰文

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士而猶寢苦枕干以期必

報是以子胥不殉伍奢之死卒能發旣藏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名垂萬古而况於身備將壇父死人手家仇國耻併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俟絕漿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廷而又東取青齊北討燕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師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折上將妖侵蝨賊潛寘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元惡以爾布詩書并習忠孝兩全常用魏師克征淮孽素行恩

信共著勲庸豈無奮激之圖爲報寇讐之黨且魏之諸將由爾父而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旣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寃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非算畫不萌於心非軍旅勿言於口居則席藁寒則飽冰以喪禮處之若哀心感者必有爲橫身刎頸感智捐軀下報營魄旁清醜類於戲至誠可托稔惡難逃矧彼凶殘去將安往墨縑在體元纛在前提劔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尙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故主者施行

元至元十八年十二月戊申封伯夷叔齊詔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古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縻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惠

頌

伯夷頌

唐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
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若至
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已耳若伯
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峯
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
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
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
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乃

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
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
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
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
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
跡於後世矣

進田宏正碑文狀

唐元稹

田宏正魏博德政碑文右前件碑文伏蒙御札朱書遣臣
謨述恩生望外事出宸衷銘鏤骨肌難酌雨露臣伏以陛

下所以令臣與宏正立碑蓋欲遣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知宏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吏不會亦恐宏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口臣所以效馬遷體敘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宏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敘而愛心不隱寔功不爲溢美文雖樸野事頗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封進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奏疏

敬陳京東水利疏

怡賢親王

竊河道有經有緯而緯常多于經所以資節宣利挹注也

臣等力勘京東之水若白河若薊若溲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白河爲漕運要津農田之蓄洩不與焉然河西曠野平原數十里內止有鳳河一道自南苑流出涓涓一帶蜿蜒而東至武清之墩上村斷流而河身淤爲平陸此外別無行水之溝亦無瀦水之澤一有雨潦不但田廬瀰漫卽運河堤岸亦宛在水中矣查凉水河源自京城西南由南苑出宏仁橋至張家灣入運請于高各庄開河分流至墩上循鳳河故道疏濬由大河頭入仍于分流之處各建一閘以時啟閉庶積潦有歸且可沾溉田疇而於運道亦無礙也運河之東則香河其下爲寶坻沿河堤

岸坍頽屢爲二邑之災應飭河官及時修築高厚並於牛
牧屯以上斜築長堤一道以障上流之東溢則香河寶坻
無運河之患矣再通州烟郊以南之水皆滙于窩頭分爲
二股一股南入運河一股東流經香河縣之吳村滙于百
家灣入七里屯達于寶坻查七里屯以上大半淤塞地皆
沙鹵難以開鑿若將南流一股疏通深暢則窩頭經流歸
于運河分入香河之吳村者無多少加濬導則亦可免冲
溢矣又夏店之箭杆河經香河東北入寶坻之溝頭疏濬
導流于寶坻城南會七里屯之水東入八門城達于大河
庶水有攸歸不致漫溢爲害且潮水自八門城逆流入河

于農田亦有利焉寶坻之西北壤接薊州薊州運河自三
台營會諸山之水東南至寶邑會白龍港又南經玉田豐
潤合漚水達於海河身深濶源遠流長所謂棄之則害用
之則利者也臣等愚見請先築河堤務須高厚永保無虞
然後于下倉以南建石橋一座空下閘壅水而升之注於
兩岸以資灌溉多開溝洫自近而遠縱橫貫注用之不乏
矣漚水又名還鄉河發源遷安之泉莊噴薄洶湧懸壁而
下既入平地則委折蛇行土人有三灣九曲之稱自康熙
四十二年決運河頭奪流而西至雍正元年始塞決口挑
引舊河然河道狹而堤堰卑東決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

田二邑士民請展狹爲廣改曲爲直其說近是然以建瓴之勢奔放直瀉恐下流益滋冲潰之患似應酌量於甚曲之處如劉歛莊王木匠莊各開直河一道其舊流亦無令壅塞俾得兩處分瀉堤堰之逼近河身者擴而廣之再加高厚可無衝決之患至沿河一帶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土人動言湏水湍急爲患不知敗稼之洪濤卽長稼之膏澤凡潰而爲害者皆分而爲利者也現在近河居民引流種菜千畦百隴在在皆然曾未見利於圃而有不利於農者也玉田本屬稻鄉藍泉水出藍山西南流入薊運河潑水爲湖伏秋山水暴發河與湖平一望瀰漫應將

河身疏通深廣束以堤坊西北另開小河一道引山澗汗漫之水入河不流使湖無泛濫而南湖內外田地均沾灌溉仍于湖心最下之處圩爲水櫃以濟泉水之不足其利可以萬全又泉河發源小泉山東流會孟家泉煖泉達於薊運河現在引流種稻所當搜滌泉源多方宣播以廣水利者也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導河隨取而足志乘所謂豐澤潤美邑之得名非虛也臣等力勘所至如城東之天宮寺失鹿山鐵城坎以及沿河沮洳之處或疏泉或引河可種稻田數百畝多至千餘畝而止惟縣南接連大泊一帶平疇萬頃土膏滋潤內有王家河汊河龍堂灣

泥河其四道皆混混源泉春夏不涸王家河以河流入泊龍堂灣泥河西入薊運河而田疇不沾勺水之利爲可惜也應請滌其源疏其流壩以壅之堤以蓄之東北引陡河爲大渠橫貫四河而中間多開溝洫度陌歷阡濼洄宣布數十里內取之左右皆逢其源滂則田水達于溝溝達于渠渠會于河河歸于大泊廣八里長方十餘里若于東南穿河導入陡河以達于海而泊內可耕之田多矣陡河卽館水源自灤州之館山東流遶縣境而南旁河村庄曰上稻地下稻地南曰官渠蓋昔年圩田種稻之處溝塍遺址尙存者宣各庄以下至今稻田數百頃村農以此多致饒

裕若推而廣之沿河堅築隄防多設壩閘以時蓄洩疆里一循舊迹不勞區畫而兩岸良田不可數計至板橋狼窩舖等處東達榛子鎮一帶流泉大概入灤河境矣灤州爲永平屬邑永平之水灤河爲大其源遠所從來者高洶湧滂沛推壅沙石旣不可束以隄防亦難以資灌溉然各屬支流藉以滙歸故少漲溢之患而涓瀝皆農田之資如灤州近城之別故河淤塞漫流數十年於茲若照舊疏通不惟城圍不受浸嚙而西南負郭之田皆收浸潤之利城南則有龍溪出五子山東大泉騰沸流至五官營伏入地中至閭家莊復見卽清河之源也城西則近河經芹菜山南

流折而東又轉而南二河之間地勢平行土岡環之東南一望無際皆可播流而溉也西南則游觀莊之靳家黃坨河引泉可田南則稻河吳家龍堂等處引河可田西北則自沙河驛之東榛子鎮之西龍溪黃崖煖泉會于牯牛河經雙橋而圍山瀑水入之流清而駛地平而潤沿岸一帶建壩開溝無處非水耕火耨之地矣灤州之北爲遷安城北徐流營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蠶姑廟泉河與灤河相接龍王廟之泉頭流爲三里河經十里橋而南夾河皆可田黃山之麓一泓湛然浮沫如珠西漾入石渠渠岸皆清泉噴湧卽還鄉河所自出也

自泉莊至新集五六里兩岸地與水平播之可種稻田百餘頃且可分還鄉河上流之勢灤河經府治之西青龍河會焉青龍河卽盧水縣以此得名境內崗巒起伏地高水深難以汲引惟縣北之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漫溢四出至張家庄一帶皆可挹取爲樹藝之利他如撫寧昌黎樂亭以及遵化三河等州縣_臣等未及遍歷然按圖考志大抵水澤之利居多伏念京東土壤膏腴甲於天下祇緣積俗怠玩苟且因循人有遺力地多遺利我皇上軫念民瘼宵旰勤求無刻或釋_臣等奉命查勘所至宣揚

聖德明白曉諭一時民情踴躍歡聲雷動今春融凍解正
動工修築之時臣等分遣効力人員逐一確估請

旨興工惟是工程浩大地方遼濶臣等欽遵

聖諭殫心籌畫所勘情形大槩如此至高下廣狹隨宜隨
量容有變通之處抑或委員經理未必盡合機宜圩田之
多寡奏效之遲速統俟工完彙齊送冊將勘過情形繪圖
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更定鹽法疏

國朝

劉鴻儒

題爲畿東行鹽之法未善請

旨釐正以資民用以無損國課事臣竊惟鹽政之設因民
生日用之需取天地自然之利必使上能裕

國下不厲民始堪爲經久不易之策也如江淮諸處水陸
四達產多食廣商人資本富厚招中銷引自屬成法惟臣
鄉永平所屬州縣地方無幾食鹽止取給灤昌樂瀕海諸
處產亦無幾惟產與食一隅亦自相準自明季清初以
來行販流通郡邑悉地方有司給票收其正稅禁遏私販
名爲包課而課亦不至失額民頗便之忽于順治四五年
有等無稽棍徒規時射利亦借納銀銷引之名投認鹽商

力承課稅所司自易信從一自納銀之後遂于每州縣居
要地方各張鹽店一區行販悉行禁絕小民居止不齊卽
有買自隣近店中者亦坐以私鹽首告胥遠近而惟一區
是資已屬艱苦况其以扼吭自恣價憑自定數倍于昔至
於升斗抑勒尤難悉狀以致民間咸稱不便怨讟叢生至
有寧甘食淡而不肯一窺鹽店者矣如此專利病民卽使
國課足額已非善計乃諸人本屬赤手貧棍實無蓄貯
多鹽可售不過初由借債以支掌意圖取償於重價然價
旣騰踊買者自少所謂貪賈二倍勢所必至也及於年例
應輸額課依然拖欠封納不前竟至公私交受其困矣平

時有司以承課有人不復管理及至銷引不及納課失期
復以干已考成從而爲之代納則其累及於有司者又如
此昔人云塞人之養而隘其途猶云將以利取也今此一
事而上下咸屬不便乃爾則將安用此坐店之鹽商爲哉

臣請

勅部察其積弊將畿東鹽店商人盡行裁革所有當發額
引仍責令有司支領給票通商禁止私販務俾正課足額
而民間亦不至苦窳庶公私兩便之道也此事止一隅似
屬細故以臣鄉見聞最真不敢不以

上聞如果臣言不謬祈

勅部議施行

請頒賦制裁衙蠹疏

劉鴻儒

題爲速頒賦制以慰民情嚴裁衙蠹以除民害事竊惟盛朝創興之治惟安百姓爲第一急務安百姓惟輕賦徭革積害爲第一急務我皇上定鼎伊初卽

頒詔賦徭經制照萬歷初年愛民之心可謂切矣治國之急務可謂晰矣天下無論老幼賢愚聞綸音而懽欣鼓舞以手加額曰今而後始得出水火登衽席矣其望經制之定也惟恐遲一日不獲受一日之福及觀順治二年徵納

之數較明末之分數不減且增嗚呼賦徭之重追比之慘至明末極矣而今復加焉兵火餘生其堪此耶向之歡欣鼓舞者仍變爲慘泣愁呼矣卽今清核賦役

聖旨業已申明第念元年之

詔至三年未見施行而三年之清核又不知何年何日可施行也臣請一面清核一面申飭有司務要照萬歷初年

催徵不得仍前模糊視爲故事也然衙蠹不革弊孔百出卽賦輕而私索之害無窮州縣六房書吏之設其初每房一書一吏而今增至八人十人不等朘民膏以供已竊官銀以肥家或新任官質樸慈善事體未經歷練者鮮不爲

彼所欺甚至書吏揮指有司唯唯加以如狼如虎之皂快肆行民間所以良有司不多見而民情恟恟也臣請

嚴勅該部申行州縣一切書吏皂快止照舊數簡選備用餘皆即行裁革是大為民間去一毒害也斯二者乃安百

姓不可緩之事百姓安則人心固人心固則盜賊自息太平立致久安長治之道端不外此臣蒙

恩拔耳目之司民間利病敢不披肝瀝膽繪情以陳乎仰乞

勅部施行

明白回奏疏

劉鴻儒

奏為遵

旨明白具奏事臣于六月初十日具有速頒賦制以慰民情嚴裁衙蠹以除民害一疏奉

聖旨明季加派錢糧恩詔內已盡行蠲免這本說順治二年徵納之數較明末不減且增是何地何官係何錢糧或

本地私徵或部文多派通著劉鴻儒明白具奏毋得含糊有司衙門吏胥人等額外多增的盡行革汰違者重處該

部知道欽此臣跪捧莊誦之餘仰見我

皇上暨皇叔父攝政王倦念百姓精心賦制弊必詳其實言必採其真也臣係遷安籍而遷安催徵之事臣知之

切見之真敢不其實爲

皇上陳之遷安自明末之時每丁起銀下下則二錢下中則四錢每上地一畝起銀七分有奇百姓莫不稱苦而逋欠甚多至我

皇上恩詔下頒蠲免之條班班可指宜乎錢糧之減半也乃所徵之數每丁二錢者加至三錢六分四錢者加至七錢二分每畝上地加至八分二釐有奇如此可謂照萬歷初年乎不照萬歷初年乎臣草茅中見此增加之數不勝驚惶駭愕茫然不解何故且本縣縣驛已裁民壯已裁擯夫已裁只此三項便當減許多錢糧又何爲如此加多也

臣愈不解也况

恩詔初頒昭若星日赫如雷霆尙不能行之近京之郡縣如沿而至于數十年之久或千萬里之遙其所爲增加科派又不知幾何矣臣見遷安一縣如此則一府可知一府如此則天下可知所以痛憤激切而有速頒賦制之請也仰祈

勅下該部詳究增加原故係奉何文仍

勅巡撫監司徹底清查應蠲免者毅然蠲免庶不致上有輕賦薄徭之名而下無輕賦薄徭之實也謹具實奏

聞

碑記

清聖廟碑記

元馬祖常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卽褫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名名儒修禮樂之事勅有司成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爲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令代言爲書命以褒之諡曰清惠仁惠於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凡不計幾人漫不加意茲者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領祀無官尙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

告其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孤竹其宗國也今旣像設而廟食之宜以清聖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鬥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飭于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讓於古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于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市價

不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之人
尙礪其志而施于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王公先塋碑記

明
王 翱

翱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餘慶以有祿位繆膺獎擢踐更
要職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臺憲之臣蓋以彰積
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昭潛德發幽光俾爲臣子者退得
伸孝于家而進得盡忠於國此朝廷所以推仁而廣恩而
爲臣子者之至幸也翱自永樂乙未第進士歷官監察御
史行人司正僉都御史進副都以至左右都御史今加陞
太子太保仍兼本職累朝恩典隨官遷轉皆受誥勅藏之

於家而此二通乃翱爲左都御史鎮遼東時今上皇帝所
賜追贈翱之祖考祖妣者也翱之先世家灤州劉家莊自
吾祖太公而上至諱進昌者凡十七世俱葬灤州元季兵
亂吾父及吾伯叔攜家徙滄州之鹽山卒葬其地子孫遂
爲鹽山人今翱自遼陽還乃得命工礲石勒祖考妣受誥
文樹于灤之先塋餘皆以次當勒石於鹽山也吾所以爲
此舉者非在誇耀於閭里鄉黨侈君上之恩彰先世之德
爾後之子子孫孫觀感而興起者登斯壠覩斯文忠孝之
心得不油然而興乎景泰三年月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孝孫翱謹識

重建永平府城樓碑記

明陳循

京師之東有永平府蓋孤竹國也雖爲禹貢冀州之地然
舜分十有二州已隸于幽矣至秦爲遼西郡漢屬右北平
魏爲盧龍郡元爲永平路國朝始改路爲府置永平衛戍
守府故有城築土而已卑隘不稱洪武四年指揮費愚廓
其東而大之周圍至九里十三步其形勢則東表碣石西
界灤河大海在其南羣山限其北山之外爲朔漠之地城
有四門東曰高明南曰德勝西曰鎮平北曰拱辰門上有
樓旁有雉堞相屬已壯偉宏麗矣而于城之東南暨北三
最高處又各爲樓以望烽火名之曰望高樓太宗文皇帝
建北京以其畿內東藩且爲重鎮襟喉之地朝鮮諸番朝
貢必由之路乃增置龍盧東勝左衛所以控制守禦乎一
方者嚴矣近歲朝廷慮典兵者久則或生懈惰往往簡命
大臣之剛廉者俾總其事且典其機焉聖天子踐祚之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麻城鄒公來學實以提督軍務巡撫
是邦旣徧閱關隘悉設險固戍守以防外患顧視永平城
樓頽毀俱盡無以壯觀內服威視遠方會歲屢登人用咸
給乃聚工材悉仍其舊而重建之贊襄之者則總兵官都
督僉事宗勝左叅將都指揮僉事胡鏞暨都指揮僉事羅
政永平府知府張茂亦皆協力助成其事蓋經始于景泰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二年秋七月十六日而落成于是年之十月十五日文武
勤于奉公故用雖費而不以爲侈軍民樂于趨事故成雖
速而不以爲勞其視致力于釋老無益之祠廟若其他所
爲者何可同日而語也哉旣成宗公以爲不可以不記其
成之歲月乃介翰林庶吉士劉宣來請文書于石且以彰
鄒公之美焉宣予同郡人嘗自永平成舉進士固予所愛
重者而鄒宗二公又都憲總戎之賢者也故不辭而書以
歸之

山海關天妃廟碑記

明 祁 順

天地間海爲最鉅海之神天妃爲最靈凡薄海之邦無不
祀天妃者由其能驅變怪息風濤有大功于人也直隸山
海衛去城南十里許爲渤海汪洋萬頃不見涯涘海旁舊
有天妃祠相傳爲國初時海運之人有遭急變而賴神以
濟者因建祠以答神貺歷歲滋久故址爲浪衝擊幾不可
支而堂宇隘陋亦漸頽毀天順癸未太監裴公瑞以王事
駐節山海諭神之靈就謁祠下顧瞻咨嗟語守臣及其屬
曰天妃顯應功利聞天下而廟貌若茲非所以崇明祀也
盍撤其舊而新是圖遂施白金三十兩以倡于衆時鎮關
兵部主事楊君琚暨叅將吳侯得各捐資爲助而凡好義
者亦皆致財效力以後爲媿於是市材僦工擇時興役崇

舊基而加廣焉爲祠前後各三間堅緻華敞足歷永久其
像惟天妃因舊以加整飭餘則皆新塑者復繪衆神于壁
間威儀踰踰森列左右遠近來觀莫不肅然起敬以爲前
所未有也肇工于甲申年秋七月落成于是年冬十月衆
以麗牲之石未有刻辭徵予記其始末用傳諸後夫能禦
大災能捍大患以安生人者徵諸祭法于祠爲稱我國家
明制度尊祠祀豈無意哉亦爲民生計耳嘗聞東南人航
海中者咸寄命于天妃或遇風濤險惡變恠將覆舟卽疾
呼來救見桅檣上火光燦然舟立定是其捍患禦災功罕
與比故在人尤加敬事而天妃名號居百神之上亦莫與

京焉渤海之廣無遠不通神之流行無往不在人賴神以
安神依人以立然則斯祠之建庸可後乎當祠成之歲居
其旁者厄于回祿勢焰赫然及祠土人遠望之見烟光中
人影上下意其爲護祠者旣而旁居蕩爲灰燼而祠一無
所損向所望烟中人影皆無之乃知其神也噫神之顯赫
不可掩如此所以惠福于是邦豈淺鮮乎哉順旣敘其事
復作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歌以祀云其辭曰蓀壁兮葯
房辛夷楣兮蘭椽桂梁雜芬菲兮成堂神之奠兮海旁吉
日兮將事女巫紛兮至止蕙餼蒸兮薦芳醴衣采兮傳葩
吹參差兮舞婆娑神不來兮奈何輕風颼颼兮水揚波神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之來兮容與載雲旗兮駕風馭靈成再拜兮傳神語旋焮
不流兮使我心苦神廟食兮無窮神降福兮曷其有終海
波恬兮偃蛟龍弭恠雨兮驅暴風災沴弗作兮時和歲豐
人有壽兮無瘵痾永世不磨兮神之功

開平中屯衛新城碑記

明姚夔

永平禹貢冀州之域秦漢爲右北平郡唐爲平州元置平
灤路我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遷都北京而永平去京師
五百里遂爲畿甸重地又以灤負山帶河尤爲要害乃于
義豐舊縣置開平中屯衛自大寧沙嶺徙來今去州九十
里舊有土城頽圯成化改元之明年都察院右都御史李
公以其地密邇邊境宜有城以備非常奏准下有司講修
築之政於是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鎮守印綬監右監丞
龔公總兵官東寧伯焦公相與協謀經畫而府衛咸聽約
束擇廉潔官得永平府通判段璣忠義中衛副千戶陳昶
董領厥事計貨食之出入量工程之多寡因舊增新百堵
旣完乃作南門以正面勢作東西門以通往來浚溝隍布
橋梁疏水道是故甲兵有宿室家有護晨昏警嚴鐘鼓分
明民居帖安誠可謂一勞永逸者也周計尺九千二百七
十有八高爲尺二十有三始事於成化三年十月一日訖
工於明年五月十二日通判以是役鉅而不費重而不勞

上衛乎國下庇乎民巡撫鎮守總戎之功不可無記述以示後乃次其顛末來請余文余惟城郭溝池有國者所當設也然設必有時我國家承平百年於茲四方無患而城郭溝池惟恐其不完固者誠安不忘危之意也况京東保障之地乎雖然民非兵無以衛兵非民無以守城具矣而守之非其人與無城同人得矣而治之非其人與無人同故曰地利不如人和長斯衛者盍思有以和其人而善所守哉庸書此俾刻之城隅以告諸執事

清節廟碑記

明商輅

成化九年癸巳前監察御史知永平府事臣璽上言是郡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生之地也夷齊兄弟遜國而逃節義凜凜雖百世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為聖之清迨夫宋元加之以封爵至我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祠圯祀亦尋廢事載大明一統志可考見已竊惟表章前賢風勵邦人臣之職也因謀諸同官捐俸倡義鳩工歛材重建正堂三間翼以兩廡門二重神庫厨齋房為間各三肇役初是歲春三月至秋八月落成廟有餘地數百畝以付居民侯王等種之歲收其租之入供祀事伏惟皇上追念二賢生平節義賜以廟額庶幾永終弗墜臣璽昧死以請制曰可賜額清節并降祝冊命守臣春秋行事如儀

元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恩典渙頒軍民胥悅於是守具事狀加書介郡人通政司
掌司事兵部左侍郎張文質屬輅爲記謹按孤竹有國封
自殷湯傳至夷之父墨胎氏將死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蓋伯夷以
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
理之正而卽乎人情之安誠有功于世教如孔孟之所稱
道是已夫有功世教雖天下猶將祀之况宗國乎太守此
舉可謂知所重矣是以朝命允俞禮秩有加自今二賢節
義益以表白於世殆見遜讓成風民德歸厚由近以達遠
舉一以勸百夫豈小補云乎哉噫邦人士毋徒以祠祀視
之則善焉用書以爲之記

顯功廟碑記

商輅

中山武寧王蚤以雄才大畧首從太祖高皇帝舉義平定
天下混一海宇已而率師漠北收其餘民比還留鎮於燕
慎固封守爲長治久安計以平灤渝關土地曠衍無險可
據去東八十里得古遷安鎮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侵高
嶺東環石河西繞形勢險要誠天造地設遂築城移關置
衛守之更名曰山海關內外截然隱然一重鎮也自山海
以西若喜峰若古北大關小隘無慮數百葺壘築塞旣壯
且固所以屏蔽東北衛安軍民厥功甚偉景泰甲戌今左

都御史李賓奉命巡撫衛人蕭汝得等合詞告言昔中山武寧王鎮此城池關隘皆其創建邊郵寧謐殆將百餘年矣願立廟祀以報王公爲請諸朝許之屬歲屢歉事未克就成化辛卯李進握院章追維前詔因謀諸總戎募義斂材卜日葺事廼卽山海衛治之西建王正殿三間翼以兩廡樹以重門繚以周垣興造伊始適巡撫左僉都御史張綱下車銳意倡率時鎮守太監龔榮總兵右都督馮宗及叅將劉輔李銘悉以俸貲來助用底完美實癸巳春三月也綱告成于上賜額顯功仍降祝詞命有司春秋致祭歲以爲常山海軍民間命懽呼踊躍稱快有以見王之功德

及於人者深且遠矣李以事之始末屬守關兵部主事尙綱述狀徵予以記謹按祭法有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王之設險守國使百年之間敵國莫能窺其隙室家得以奠其居其功不已大乎祠而祀之豈不宜哉雖然王爲開國元勳當其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王之功居多獨山海之人思慕之深者蓋王鎮撫燕薊十有餘年豐功盛烈非他處比廟祀聿嚴有以也夫王姓徐氏諱達鳳陽人累官太傅中書右丞相進爵魏國公追封中山王諡武寧其履歷備載國史茲不重著惟述立廟之意俾刻之堅珉庶來者有考焉謹記

撫寧縣新城碑記

明 彭 時

距京師之東五百餘里有府曰永平又東七十里有縣曰撫寧是爲永平屬邑蓋其地在漢隸右北平郡漢以後率多荒廢至金大定未陞新安鎮爲撫寧縣撫寧之名始於此元無撫寧與昌黎鄰地或併或析最後乃並置焉國朝因之洪武十一年知縣婁大方以避寇故請遷治於兔耳山之陽永樂中復卽舊治置撫寧衛而衛與縣相去十里許皆未有城居者凜焉惟外患是懼名雖曰撫寧而實有不寧者矣時提督左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本詢察民情利病乃具疏請城衛並復縣治學校于一

城制曰可於是鎮守右少監龔公榮總兵官東寧伯焦公壽相與賦財鳩工命永平府同知劉遂撫寧衛百戶郝銘督率軍民分工築砌始成化三年三月一日越明年五月告成周圍一千一百五十六丈高一丈有九尺其上爲堞口一千八百七十其東西南北關門以通往來縣治學校並列于內自外觀之城垣崇固濠塹深濶森嚴壯觀隱然爲一邑之保障矣同知劉遂指揮毛綬具事本末致書兵部左侍郎昌黎張公文質托以求予記予惟天下郡邑有僻有要恒因時勢爲輕重撫寧之地在唐宋以前僻居東北槩視爲荒遠未之重也迨永樂肇建北京以來是爲畿

內要地蓋其北密邇邊徼東控扼山海爲遼陽襟喉其要且重如此故軍衛置焉置衛所以安民也而縣與衛異治非因循之過與茲當承平百年之久所宜思患而預防不合于一何以相守以安生民不固以城池亦何所憑藉以相守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斯其時矣閻公有見于此于是首倡請城之舉而龔焦二公乃能諧謀經營以成厥事府衛諸雋亦殫心勞力以佐其成非皆有忠愛上下之心寧及此歟可謂得大易設險守國之義矣雖然險可設也不可恃也繼自軍憑城以爲固民資軍以爲安拱翼京師將有賴焉司軍民之政者尙思和輯其心使居有以樂患有以捍而奸宄不敢作庶幾撫寧名與實相稱長治久安永爲京師之巨防也倘恃城而怠政不恤其人則人心嗟怨離叛雖有金城湯池之險奚益哉此又來者所當知也昔聖人修春秋凡城必書說者以爲重民力茲所爲書者不獨重民力且將使民德諸公不忘并告來者是修是葺益善其政保民于不怠矣

撫寧縣重修文廟碑記

明 李東陽

撫寧縣學教諭袁溥訓導劉瑁沈鈺具書因縣丞張儉上京師以達于余曰撫寧廟學久不修惟一殿一堂亦就傾圮修武姜侯鎬來知縣事乃會官贏財復勸富室爲義舉

圖新厥制葺大成殿五間建東西廡爲十間飾先師及四配十哲爲龕各一爲賢士二十有三龕及主皆用木而髹以朱其外爲宰牲之厨爲簠簋籩豆與凡祭物咸備爲櫺星門爲戟門皆一而三爲持敬致潔門左右皆一爲碑六覆以亭增明倫堂三間爲重簷翼室其旁爲二齋後爲饌堂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爲二樓曰興賢育才之樓鑿地爲泮池有亭曰泮亭爲井曰桂井爲亭以習射曰觀德之亭皆揆地勢簡物財規度宏麗制周詳密蓋曰侯蒞政以來再閱寒暑而命工舉役僅及其半于是獻薦有所敦學有地章縫衿佩之士有所瞻法閭井之民有所觀化按州部而察吏治者有所據而稱爲才侯雖不敢自以爲功而茲事也不可以不識也敢以是請于太史氏予嘗觀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其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咸服蓋誠積會神以示儀表莫若于祭而設教垂訓成天下之治者于道則甚重焉必其爲祭不徒簠豆籩羽之儀所謂教者不獨以詞章句讀條格號令爲事然後足以觀于天下此易之道孔子之意也今天下郡縣必有學學必有廟廟必爲孔子設者蓋學道之傳彛倫爲著而其著于經者待孔子而後明則儀刑所在非極崇奉以爲報祀有不可者故其名學先而後廟彼齋居稟食者不過習口耳

爲身家計彛倫之重漫不省爲何物是自棄于孔子之教則所謂崇奉報祀之典蔑爲末節細務而不舉也奚惑哉然苟祭焉而誠不至禮不備狗文而遺實其視學之末者殆無以異也夫學者士之所有事而倡導訓厲之政則有司存聖天子嘗視國學躬釋奠戒飭師生俾進學業以爲天下倡撫寧畿內地風化所先承宣之功于是乎在而凡有事乎廟與學者雖欲不自致于文明之治其亦有不客已者姜侯本宦裔初命今官廉勤而惠殫修倉庫舉凡廢事多可書者而無與乎廟學之事故不復及云

山海衛儒學碑記

李東陽

國朝建學之始惟府州縣有之越自正統改元之詔諸戎衛始得置學而山海衛學實爲建焉然廟地湫隘且規制弗稱十有四年都指揮王侯整鎮山海始與衛學教授張恭建廟宇爲象設構明倫堂五間東西齋各三間餘尙未備也天順六年指揮劉侯剛復構東西廡十間學舍六間成化七年兵部主事睢陽尙君綱來守山海建櫺星門及製祭器若干厥後餘姚胡君贊別築殿址遂昌吳君志餘干蘇君章繼修棟宇爲戟門於櫺星門之內進賢熊君祿重修學堂外爲垣爲泮池池上爲橋今尙君弟縉復以主事來守乃修舍築官廨闢射圃規制悉備與所謂府

州縣學者相埒蓋始于甲午之夏告成于丙午之春歷十有二年而後備可謂難矣教授周達訓導曹選謂歲月不可無紀嘗屬兵科給事中蕭君顯前監察御史鄭君巳請予記比訓導君率諸生李琛及給事君子鳴鳳復具書以請於予予惟唐虞以降治天下者大抵以武功勘禍亂以文治致太平故草昧之世不遑他務及其久也化甲冑爲干羽變鞞畧爲經籍故漢之學校至武帝始爲之宋初雖有國學而仁宗之世州縣學始徧天下其功效次第有不得不然者也先皇帝纘祖宗成業偃武事敷文德休養生息置天下於衣冠禮樂之域故雖戎官武士亦爲之置官

建學使出科貢與文士爲伍當是時小大臣庶奔走祇奉之不暇暨乎復辟之歲乃復有繼而興者今聖天子在上紹志述功日宏月著出使者宣德意之休居守者協寅恭之効故雖關徼遠地擁衿佩而橫詩書者與輦轂之下畿輔之內殆無以異也孔子謂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魯兩生亦云禮樂百年而後興况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宜有朝令而夕布者而又積之以百有餘年之久哉故觀學校者當以時論不當以人地論也且古之胄子固未嘗分文武爲二途今文士習科舉而仕者亦與兵事武胄雖專廢襲然亦有由科以起者名雖判而實亦相通也况彙

倫風俗天下所同無彼此之間則所以學爲忠與孝者其容以二乎哉山海舊學固有取科目著名節者不止乎甲冑弓矢之雄後之學于斯者其亦知所勉矣蓋國家之文教于是乎成而有司之政于是乎始故特書之俾觀者有感焉

重修文公祠堂碑記

明翟鑾

昌黎縣治之東北隅故有文公祠宇在焉我太祖高皇帝龍飛四年建也茲百六十載楹桷摧毀丹青漫漶且規制卑隘享祀弗稱無以上慰聖祖崇重成秩之典嘉靖丁酉山西柱史景君溱按歷其地瞻拜慨然謂觀風首事景行

莫先焉遂屬永守劉君隅郡憲柯君喬拓地易材鼎新其制越數月而告成乃走倅京師徵予爲文以紀歲月余讀唐史考公世系南陽鄧州人昌黎本源地也高祖以上實塋于斯其在鄧七世祖茂後魏以功封安定王蓋以功名顯其在唐諸父雲卿銘誌擅聲大歷擇木書法媲美陽冰滂湘輩文學及第相望于時蓋以文章顯植本發源茲地之靈信不可誣國初肇建祠宇不於南陽而於昌黎聖主真有見哉顧歲久則敝敝斯忘方今浮屠淫祠徧天下金碧裝嚴四方士女爭致金錢日久奔走顧名賢之區視若龐贅或存或敝恬若不聞然則侍御君景仰尚友之心端

不可及宋儒論公文起八代之衰此紀體裁之華實耳若
闢邪輔正左右六經羽翼聖軌與孟軻氏相表裏豈托諸
空言無益理道者同日語哉又公忠勲法應祀典唐穆之
世藩服不庭攻圍制師公奉命往諭君臣上下莫不危公
公開諭忠梗卒折其逆將而出我王人是公一時之功賢
于四節度之師勞孰甚焉夫以公經世之文定亂之勇崇
德報功萬世血食可也茲廟貌一新梓里對峙九泉之下
公必神遊其處矣侍御君望重山嶽百廢俱興崇植風教
急先務矣太守君幼篤心學與郡憲君皆以前柱史來涖
是邦是故相與以有成也未幾皆遷秩去嗣守郡憲錢君
嶸方以柱史徵迺諸君用心之勤遂憇憇襄其事樂善之
心咸可嘉尚也已併書以記

重修三屯營城碑記

明 戚繼光

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爲屬 賴障輔郡莫重薊鎮
未幾匪茹厘我宣廟出喜峰貢路征之而尙引外 爲梗
故初鎮桃林口移于獅子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峰二
舍矣營曰三屯忠義衛三百戶屯地也屬遷安縣西百二
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縮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非擁武
衛北城何以張形勢而抗威稜哉舊城庫薄而隘南有坵
垣爲截殺營卽移鎮府所茨也二營間有闌闔每以無城

戒暴客而屯戍非土著兩坊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以犄角鎮府麾下移兵餉顧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統馭而急禦侮之完策也自嘉靖來震京國隆慶之元入薊東陞而是鎮益重次年乃以余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賴以安堵二營闐闐日壯恐益誨爲資雖增司守備非若軍衛可永賴而全鎮之衆常練于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府劉公撫臺楊公當上卽位詔增飭邊城二公因得所請適少司馬汪公閱師而以移衛謀之公於元年條其便宜制

以忠義中衛移之三屯城內其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百廢具舉舊城益不足以居之矣乃于二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楊公爲制府王公爲撫臺辛公爲兵備胥襄工于三月撤南垣而環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尺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闔次之徂暑外完秋發其裏上下有埤以爲之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新制冬而畢役正北爲重閣祀元武尤雄於麗譙角樓

凡五麗視于闔舊東西重門于上爲樓臺神祠下旁各有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牆列孔以備睥睨東闕場以積艾藁從衡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爲東路諸將所屬西則閱武之場旁隍闕十丈長二百丈以益其堂臺昔卑陋余新建而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兼之路西來者蓋亦可寓矣前爲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所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它皆操奇以佐之而城內外所紉營房八百餘間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司灤陽驛督府行臺城心撫松西南諸館旗纛馬祖漢壽忠烈諸祠不出三年一切告成貢夸過者罔不驚異三軍呼曰

壯哉城也足以衛衆矣或有疑其制多異而因軍正以請業已樂成則諭之曰凡堞戰格利用禦遠若鈎援薄其下而頰眇出擊爲艱乃于堞址亦創睥睨如懸半霄可藏身而頰擊水且從之下以外殺孔多勢分而注堅瀑落內則迤麗鱗次如級視彼內勢直而水專注其土善崩外因以傾者殊矣凡池有隍高而洄也其庫者爲濠塹故隍多復而險以夷乃因其勢淺七尺而深三丈其廣六七尺不等又以北川東走勢不環抱完固而于東門外下高就卑引以十丈湖其長三百五十餘丈深僅七尺以所出土爲堤名曰孟堤者孟諸余別號也蒔以桃柳上下二梁以跨之

堤之亭曰同春留土中爲亭名曰宛在取諸蒹葭環流植荷而爲將士休沐地或擊楫以遊焉湖曰震湖以在東方以取鎮胡其音同也凡邊障無北戶舊爲門三而已直北經涂有岑樓居鐘鼓金木相尅多水火災乃于北臺旁級左右共制四室如城門狀及所塞舊門各虛其內如北制皆爲武庫以藏戎器簡書伍符避水火也又留舊南譙懸貢鼓岑樓獨懸景鐘跨通衢重關金革和鳴達于四境登而眺之樓臺署廟聯以闐闐繡錯而翬飛謂之錦城可也嗟夫城制本繇以防水後用蓄衆乃藏竊聞之古人矣城者盛也所以盛衆也衆則益之不展曷以盛諸城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制未曲盡而孰保其毀乎故余九年于茲東控遼左西護陵寢爲臺一千二百有餘里凡五五標十五營皆爲保障計于以重封疆而衛社稷也茲奉制撫諸道之畫幸有餘日及此敢不畢心力藉將校百執之勞而遙觀厥成于重鎮乎凡我同事旣保我圉而無罹于鋒鏑則此亦可以忘勞矣軍正敬諾鐫之而示三軍且次執事于碑左俾來許之母忘是勞者

樂亭縣重修文廟碑記

明馮琦

樂亭有學創自金大定之末年迨我太祖定天下詔郡縣飾新學宮唯時稍稍拓舊基成化嘉靖間再一繕葺迄今

五十餘年蝕于蠹蝨頽于風雨不修且日就圯壞邑侯潘君爲令之明年百廢俱修豈弟作人建議鼎新又以學宮西鄙閉塞櫺星門外僅數武卑隘荒蕪夫聖道若宮墻數仞而士貢進廣大高明奈何卑塞若是乃出贖緩佐役構旁舍地爲聖域環橋街鳩工計貲庀材輦石尅日始事再稔而竣殿廡門墻瓦墁芬棨金碧丹堊瑩耀參錯以鏞簋管絃篋簋雲雷之屬靡不修飭凡爲敬一亭三楹就中亭三楹爲齋若厨者八楹起正月十五日落成于七月二十四日諸博士弟子謂不可無籍不佞按隋地理志載邑本盧龍故郡據險乘塞實北上游而清瀦一帶綿亘淳瀋其人率豪傑任氣習于戎馬擊刺而間不雅馴已又讀元廟學碑乃謂士多樸茂彬彬禮讓之遺何兩者所載刺謬甚也豈其豪傑戎馬尙未講于俎豆而樸茂禮讓則興詩立禮之後乎議者謂國家二百餘年弓矢在櫜干旌在巷畿之地童子舞勺成人秉槩道且大明而比者東西告警所乏者不在詩書而在韜畧然則邑之故習固今之所急而後乃批牒也是又不然詩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古者壁宮橋門之內藏焉修焉游焉息焉出以受成人以獻馘有文事有武備則學之所以爲學也夫子不答軍旅之問而其自命曰我戰則克至其論人材則喟然三嘆于狂狷忠

信之徒夫豪傑近狂狷而樸茂近忠信樂邑之風氣人心
吾夫子所願見也孚而翼之道心宏矣鼓而用之德心廣
矣然則昔之所謂戎馬擊刺寧無說禮樂敦詩書而今之
彬彬禮讓也天下無事則不爭不黨天下有事則不吳不
揚倡率化道是在有司耳夫子修春秋宣榭桓楹皆謹書
之而泮宮之作無譏焉錄其詩以彰魯之美今之爲政者
簿書不暇給何暇問兩楹泮侯廣勵學宮興賢育才不費
公帑不程民力今且以治行高等徵而樂邑文物日浸月
長將相文武之選雲蒸龍變則無忘侯之教也因爲志其
歲月於泮宮之左

重修關王廟碑記

明 白王瑜

嘗聞有功德于人者祀之又聞神不歆非類祀典之興廢
所係非渺小也關王有功死事於典應祀則歆享於樂之
人可知以其類也夫樂之廟王也久矣一葺於世宗時繆
侯越六十禩萬歷甲寅土人思卑隘未廓丹青盡落神弗
妥謀新之幸太原桑侯來人倫冠冕且於王鄉梓也割入
祿五十金穀若干石鼓舞邑倅學博士紳父老靡不樂贊
厥成於是更鼎建焉肇于二月中旬迄于六月上旬洵盛
舉也廩生王確然屬予記余惟明去漢建安二千餘年不
爲不久樂去晉解梁二千餘里不爲不遙久且遙雖王之

靈響能及之而樂之人何所感而祀王哉豈以王刺良誅
丑解白馬圍攻曹仁斬龐德操至議徙都以避欲祀王武
勇耶抑當吳尙可爲援時王以義辱吳使絕吳婚擯吳不
與通欲祀王剛正耶且曹禮遇王王淡然無染美女不御
金帛必辭封庫拜書而後行欲祀王奇節耶諸如此皆表
表足以祀王而王之昭昭如日中天者不與焉君臣兄弟
之倫是已王嗜春秋左氏左氏有云臣竭其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王自結義桃
園誓與先主共生死雖崎嶇顛沛歸曹於俘虜之中知主
在袁行馳而去屹屹萬牛莫輓操亦云各爲其主勿追也
蓋其始心爲漢恩若兄弟義重君臣使奸雄皆已服其心
故雖身死于吳人或惜其功之未就不知王之卓犖超群
凡以徇國家報知遇耳王誠得死所矣余見海內自薦紳
以至婦人孺子疇不仰王自都會以至閭井夷方疇不祀
王歎於樂而虔心若是者以樂雖海濱薰夷齊諫伐揖遜
之風與王趣合臭同尤甚也噫嘻祀王而王護樂護樂而
樂愈思報王當自今日始語曰祭必受福又曰神所憑依
將在德矣願與鄉之人共勗之

重修永豐倉碑記

明 黎芳

鎮倉以永豐名由來遠矣我朝初航海以餉北平于時建

在城外規制閔鉅後徙城內制半之及罷海運而倉始廢
先是營路餉務咸隸于薊筴雖長難及馬腹率病之世宗
朝歲紀闕逢下部臣議分置餉司一如薊密是計君程復
葺之倉之沿革具載郡乘者可考鏡矣嗣是議者謂營路
業置倉而永豐如故不已虛乎遂議裁而倉遂傾圮過半
嗟乎此蓋計睫前耳歲丁酉余銜命來計是鎮值

需餉孔棘前部永春李公視篆東曹議開蘆浙引凡二
萬以佐軍興故事召商中納余上檄制府邢公撫臺李公
僉俞繕永豐貯之木石磚瓦藉資官帑工匠量鳩州縣創
造者凡十二楹補葺者凡十五楹新蓋碑亭二所大門一

座神祠官廳類皆修飭之經始于丁酉之冬落成于戊戌
之夏甫及一週而廢墜煥然聿新是事也主裁則兵憲蒲
城樊公經制則管郡事副憲新城徐公而奉行之者則盧
龍葉君洎諸賢令也餉廳隋君新涖與有力焉顧土運商
夙習長蘆不習浙引巧脫者觀望掉臂幾于苦窳余數數
請大司徒楊公方得允改而諸商始翕然樂就後有繼此
而開者其尙殷監浙焉役旣竣盧龍尹請記其事余惟永
鎮神京左輔也顧不重耶乃阻塞限海邊關禁制延袤可
四百里許且土瘠民貧夫以彈丸之區而襟喉三韓擁衛
都會其鄭重若此主客舊額數幾十萬而歲徵民粟米僅

四萬有奇止足支兩月士餉若遇海 交 徵調四集旱
澇歲儉民多轉徙當是時召買則室空如懸折給則腹枵
以待是不可深長思乎古稱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謹衣
御言貴預也昔荆川唐公嘗請復海運斯說蓋自天津出
洋以達灤河海口灤達郡最爲省旋以臺議驚濤而寢太
守孫公亦嘗議通運河自王家閘引灤導青以入交流進
黑洋出大沽入運河以通於天津乃所勘議鑿鑿可舉試
一倣而行之則歲可省太倉十餘萬緡而水旱師旅始無
可虞矣無已則廣積貯平東警底定請將新開鹽引留貯
永豐勿拘年例時其歛散易其陳新期以恤卒濟邊是又
常平之遺意也不然庚癸已呼而後謀及于爨必不幾矣
然則蓋藏之計顧獨可忽乎哉余謫陋代匱一稔將半謬
竽西秦慙無裨益行矣乃若爲鎮計久遠圖永利則以俟
後之君子董是役者例得次之碑陰是爲記

修講武堂碑記

樂亭古盧龍地今京師左輔北鄰邊南濱海其人勁悍習
戎馬尙義勇圖經載之邑有教場距城二里許在乾之隅
厥土漘衍潦淖所鍾而廣輪不能數雉不足以馳逐邑故
所募鄉兵率白徒冗弱弛玩因循校閱希曠間一集而此
之闐擁紛拏肩摩趾錯曾不得成列而公宇湫陋堂廡淺

迫觀褻而威頓有事於是者立表下漏卽意斲色厭亟亟卒卒趣具彌文而已閱時旣久荒蕪傾圯日以益甚歲庚寅潘公來視邑事行保甲法無何有烽警奉檄蒐乘則簡保甲丁壯得五千餘人募師訓肄因故教場地擴而闢之縱橫五百二十步增庠塾隰旣燥而剛前爲講武堂後爲養威堂左右爲翼房東南爲將臺南爲坊曰容民畜衆鑿井二環植以樹而繞以塹北有小塘通河流而濬之哀土爲岡以捍冲决墾前汙萊爲方田百二十畝有奇管閱百需於是焉出其賦功則兵之離次辭行者訟之論爲鬼薪城旦春者材木甃甌悉公自籌會賢以奇羨不費帑亦不

勤民於是畛域宏廓位置整嚴旌旗孔揚金鼓加震隊明伍肅騎駿射疏人皆謹訢倍生武勇投石超距矜鬪樂戰監司大夫行縣馮軾而寓日者貌峻體肅視豁意舒校藝程材旌能勸敢甚安且諦罔有厭怠士畢其技上狎其觀讚誦稱嘆以爲令績而公顧慙然若有遺也謂尾善濡隍易復先甲存乎事後甲存乎言不有以告來者令弗嗣事而墮前功亦惟前人之責爰礪石徵予記且曰不肖爲令滿秩幸逭於辜蓋被聖書之錫有云朕不忘東顧尙其容民畜衆曲軫周防俾閭井敕寧凡不肖所爲矻矻惟閭井是計惟聖天子德意是承是宣用敢恭揭絲綸施之棹楔

以揚威武聳厲兵士凜然若天威臨之也蓋仲尼繫師曰水比於地夫地以有容善畜而水比焉兵猶水也畜而後可用容而後可畜故場圃之步武修而衆以博恆其觀矣壇宇之規制易而士以奮揚其氣矣倘固陋弗更踵敝不飭備哀防弛保障謂何樂亭爲畿輔巖邑一旦屹然如長城藉令繼茲者綢繆塗蔭繹而弗失枚寧之慶詎爲樂亭廟廊長無東顧憂邊塵倭祲永靜全銷是則公所爲拳拳之意公諱敦復山東夏津人與予同舉癸未進士始令洛陽旣固始暨令樂亭凡三爲令所至有媿政云

樂亭縣建新倉記

明焦竑

我國家稽古立法以積貯爲大計歲儉有助軍儲有供程其盈縮以殿最有司者故自畿輔郡邑而下廩庾相望然恬熙久遠矣令甲雖具有司或陽以名應之往秦晉吳越歲一告稔輒輸內藏以給甚且議支轉漕之粟而竟無療于龜腸蠅腹之氓此僅一方一歲之非時而中內俱困矣矧望以佐軍興之急乎蓋卑者不府于官府于橐高者徵會簿書槁心拮力庶幾歲滿得代可幸無罪顧安有深思遺力及此者哉樂亭爲三輔奧區地有遺秉民無斂穡舊帑虺敗爲尤積粟雅不甚饒而多露積自潘君之令也出牛百八十蹄穀種三百餘而民始知緣南畝種粟以鍾計

若預備若社倉若義倉若常平倉三萬二千有七百而官始知有贏糧請帑金五十拓倉而新之環者爲廩五十五楹北者爲祠三楹中蹲者爲亭一東西峙者爲門二而粟始知有蓋藏余因數成績而慨嘆于君之能任事也食爲民天積貯爲民大命姑無暇遠引卽邇者扶風馮翊告薦飢矣烏艘塞馬告交鬪矣有如萬分一轉徙之民枵腹而待哺不逞之徒瞋目而語難長孺發淮南之粟而降人仰塞下之供人所腐心莫厝者君不寬然應之有餘哉嗚呼自干進之風熾任事之效微當官者往往有不屑之心視其官如傳舍前者旣以遺之後後者復以委之前展轉相仍坐待其事之自壞君旣奮身倡首而繼是任者不能繼其成或又從而墮墮之此豈復有人理也乎君名敦復余鄉夏津人癸未進士三爲令所至有能聲而未調猶勤其官若此其德量未有涯也余故因請而樂書之

忠烈祠碑記

明 劉景曜

古有祠今無祠古之祠有功于民者祀惟謹否則必其有關於教化風俗而其人雖死猶生者也故其祠常少而皆足垂不朽今則大都取媚生前已耳時之不古若也卽一祠已不勝升降之感者矣永之有忠烈祠也科正李江爲唐程焦三公而建者也三公當內地能從容就義視

死如餌忠烈凜然如出一轍夫名城失守人方肉袒迎降
貪旦夕生而憤不顧身如三公者何可多得也哉唐則先
令舉家自焚因謂左右曰吾死之後亦焚吾屍勿中
遂更衣西向再拜自縊程則拔所佩刀自刎不死令家丁
斷頸衆皆涕泣勸慰程髮裂眦復起自殺焦則持長矛
血戰死鋒鏑下骸骨竟無人收噫亦烈矣哉李子捐金四
十募三十爲之立祠于武學戟門之右隙地而又還贍田
四分之一以永厥祀誰謂今無祠哉唐公之靖古越山陰
籍以會舉第二人官武學科正程公應琦與唐同邑以武
闡三捷任道標中軍焦公慶延盧龍世胄歷營路叅軍不
佞感三公之忠節多李子之義舉輯其事實姓名勒之于
石以識不朽因爲之辭曰人之有生百歲爲期其何不樹
以止于斯三公臨戎名城報破琬琰俱碎聲名並大萬禩
傳流芬芳遠播有盡者形不滅者心今之視昔後之視今
落落祠宇以軒以豁孤竹之墟高風可掇

重修清節祠碑記

國朝 彭士聖

祭有十倫非求福也先王神道設教立學禮先聖先師虞
夏殷周則以舜禹湯文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者爲
先師漢高雖祀孔子太牢先聖先師號尙未正至安帝始
隆闕里唐武德中釋奠太學猶以周公爲先聖太宗用房

元齡議乃停周公升孔子以顏淵配而先聖先師始定其
後天下學校並祀名宦鄉賢諸凡古聖先賢忠臣義士節
婦烈女亦得耑祀於里蜡祭報神漢儀猶曰報諸鬼神及
古聖賢之有功於民者也迨二氏教興倡以禍福動民愚
夫愚婦惑資冥福紺宇琳宮侈極金碧反將膠庠古祀茂
草荒烟希福闡正俗使然矣永平屬古孤竹採薇二子起
商季遜國叩馬清節萬古爲昭上而孔孟亦稱曰賢曰聖
且推爲百世師是夷齊已在先聖先師列雖不能如孔子
崇祀天下學校而祀諸宗國今清節祠留洞山之陰俯臨
灤水當與孔子闕里等固不僅若他賢尸祝於鄉而已予
壬寅來守春秋例得率屬致祭是夏相國范公承祀

祖

陵東旋追陪清風臺上紀之以詩目擊祠圯實維有司咎
祀不祀固無與二子而稽自漢熹平五年已有祠唐天寶
七載祀義士八人於郡縣崇祭則自此始宋大中祥符四
年曾訪廟遣官致祭清惠仁惠諡號則封於政和三年進
侯加公則更於元至元十有八年至順元年頒廟額曰清
聖古廟久廢曾移于郡城內東北隅爲明洪武九年郡丞
梅珪所建未幾復廢景泰五年郡守張茂乃重建於孤竹
故城成化九年郡守王璽請于朝賜今額御定祭文詳載
元中丞馬祖常明學士商輅兩記甚著宏治十年郡守吳

傑重修有行人張廷綱記之嘉靖二十六年郡守張玘重修規制大備有侍講袁煒記之四十二年備兵使者溫景葵始于廟北隅隔河建孤竹君廟隆慶六年郡守辛應乾萬歷十一年兵備雷以仁郡守任愷二十七年郡守徐準曹代蕭等皆經重修代蕭且復同給諫白瑜輯夷齊志嗟夫首陽一餓民到今稱臺城同此一餓尙肯捨身同泰未聞頂禮先世餓夫乞衣鉢斯民之不遑從事于茲又奚足怪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狄仁傑奏廢天下淫祠吳中止存泰伯季札四祠如泰伯季札者議廢所不廢夷齊有功世教惡可聽置

俎豆不光爰謀諸寮屬咨于士民積黍爲銖延至甲辰夏尙未及千金待鳩工庇材卜吉啟土不期大雨灑漲平城道沒弗克往又越月餘水退口外衝入木植集廟下有如夙購筏至計獲命工度之已贏止需磚瓦灰釘並匠作食用因以所募金雇濟俾盧龍李令守掌擇鄉耆督工經營論廟制規模宏鉅非數千金不可用力少而程工易所賴浮木居多時會相值似亦有神助云是役也工肇于康熙三年甲辰夏閏六月至十月終粗完迺寒暫綴越明年乙巳春融加以丹雘四月旣望迄用告竣門樓殿堂臺廡庫厨齋房咸撤易煥然一新其孤竹君廟就毀恐墨台父子

異視未安且于孔廟啟聖祠意有戾矧茲土實此君舊服是應相繼修復往雖有廟戶恒別處朝夕不之顧尙或利其木石而反侵損之舊存地籍固可考多被隱佔清出擇僧舍守本不宜用浮屠藉司香火歲以租供祀事並食之庶不致斯廟無守而仍爲曠廢也予乃進邦人而告之曰爾思享福曷若遠禍禍幾實兆于爭止爭莫善于讓爾邦人噓被其清風已久今新其廟歲時伏臘瞻拜其前仰而思爾邦之前人爲子如是爲臣如是爲兄與弟又如是卽當自審爾宜何如爲子爲臣爲兄爲弟縱不能比節致謹而試先師其讓始而雍容于門內繼充此操于鄉黨朋友之間無不以遜讓相期廉隅共砥自然訟獄哀息室家和平內侮不生外患不作于此鼓腹康衢優游盛世以載揚神休誰謂祭不獲福

鄉賢祠碑記

國朝 陳 綰

山海舊無祠立祠以祀賢自海釣蕭先生始繼此而祀者有克修鄭先生角山詹先生祀止三先生故曰三先生祠夫三先生名在海內忠在朝廷績在治所彰彰著矣顧獨于山海祀之何哉蓋山海三先生之梓里也生斯長斯沒而魂魄遊于斯則固宜俎豆於斯禮不忘其本三先生之祀于斯也重所本也禮也且夫賢才之生豈偶然哉彼太

行之麓蜿蜒東注橫亘塞垣至山海則峭壁洪濤聳淮南
北東若囊牖其秀爽靈淑之氣無所輸洩宜必產而爲瑰
偉卓特之士而三先生者實出其間故卽山海以祀三先
生昭地產也不然將不謂秦無人哉關令陳綰曰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余始至山海詢父老訪故實卽知有三
先生及考其行事與其言論風旨未嘗不爲之降心焉三
先生之言行已詳於志乘今姑舉其大者夫海釣公振絕
學於邊徼一旦釋屨而處諫垣不可謂不遇矣使能毀方
以徇時俗其崇要可立致乃獨彈駁無所避忌卒至流落
黔中者數年稍遷至閩臬卽抗疏東歸雖戚畹有力者欲
爲之援公亦不暇顧獨於海內諸名公交往來篇什以洩
其豪宕不羈之氣故人稱蕭先生曰賢鄭御史以體介之
資疾惡如仇甫入道卽指摘天官闕失巡按陝中復侃侃
論當世事卒罹讒構謫戍獨石幾於不免語云木直者伐
羽奇者鍛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克修公之賢矣昔大同軍
士之變殺總兵官李瑾外阻中訐計無所出角山公以郎
中督餉獨激於義乃與遊擊戴廉等嚼血盟因密通總制
陰令穴城斬爲內應以擒首惡不成則以闔門報鳴乎斯
志也雖以質鬼神可也此鄉黨自好者不爲而公爲之豈
不偉然賢丈夫哉論者曰海釣公勇退完名矚然不滓有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蘧伯玉之操克修公抗言亮節之死靡悔有史魚之直
山公奮勇決謀不避險難有甯武子之愚二先生者數奇
見絀遺佚放棄已矣角山公宣勞邊鎮晉位卿貳望重台
揆乃竟沮于壽悲夫使得究其施用其樹立豈如是已耶
然皆有高世之想以名節勛庸自砥礪視得喪死生若鴻
毛非氣雄萬夫志堅百折者不能其超逸絕塵慷慨激烈
之風猶能使頑懦之士興起于後代所謂鄉先生沒而可
祭于社者非若而人與

永平府書院碑記

國朝 虞見曾

敬勝書院建於府城平山之麓故武成王廟右蓋武學舊

址云乾隆甲子

天子起曾于謫戍俾牧灤州逾年擢本郡守先是永公寧
治是郡政通人和綱目畢張會來歲大熟訟獄益息良其
趾蕭然無餘事思惟報國莫如爲國作人爰因郡人修武
廟之請請建書院于總督那公蘇圖布政使方公觀承報
可郡人輸財趨事沛若江河之就下月餘費用大集于是
監稅工部佛公寶柱構材于桃林之口昌黎縣致浮于海
之大木相宅鳩工位其爲講堂堂三楹前爲門後爲齋亦
各三楹右爲學舍南北向者三各五楹東西向者四各三
楹散室三各二楹計四十有二楹庖湏寢處器用之需備

廟之制若殿若廡若櫺星門悉復其舊制舍院之四十二楹而繚以垣得請于丙寅年六月迄于丁卯年四月十閱月而工畢乃延名師立學規徵七屬士之才者肄業焉進之曰二三子亦知武學之興廢與予以敬勝名書院之意乎明初定天下建國學立六堂之法乃命韓國公李善長選勳臣子弟入學又置武學于大寧等衛蓋將範武于文使介冑之士皆知說禮樂而敦詩書其用意深遠故其爲制也明以備嚴而不苛法久浸弛而會典程式累朝猶修明之永平武學建于隆慶劉公應節其時入學者猶應襲舍人也崇正十年命天下府州縣皆設武學生員提學官

一體考取雜進無實而學舍荆榛矣末流沿襲祖宗之法而或反其意概如斯夫古之教者文武不分途古之學者體用無偏廢太公以見知之聖際會膺揚陰符云乎哉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於戲太公所以爲王者師也二三子朝夕誦習于斯仰瞻廟貌溯其德業之巍巍明乎見而知之之爲何事而敬以爲主者之于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斯其處也有守而出也足以有爲如以舉子業爲文章之能事而不究其全體大用之本原則與騎射技勇以爲武者等耳二三子尙無忘顧諟以廢斯舉哉諸生曰謹受教遂書之以爲記

重修撫邑武成王廟碑記

國朝 陳鍾琛

嘗考漢唐以前有文廟而無武廟自唐元宗開元十九年始立太公廟以燕昌國君漢張留侯唐英衛諸公備爲十哲春秋饗祀如孔子禮迨後歷代增修凡省會府州縣之地大率多立廟者撫邑武廟初建於康熙十六年邑令劉公學師聶公經營成立而縣治之體統始備歷年旣久殿宇殘缺戟門櫺星門漸就頽廢余待罪於茲每切修舉之念歲辛卯吾宗五倫六吉昆仲偕王君化溥慨然發願與邑之由武庠起家者踴躍捐貲鳩工庀材兩閱月而歆僦者以整漫漶者以明廟貌維新誠足以妥神靈而昭典制矣工旣竣問記於余余惟古無岐武於文之事禮樂射御學者蓋未嘗偏廢也然自分途旣久章縫之士日殫精於典章經籍而常若不足於是折衝禦侮不得不別置翹關負重之科以待夫魁梧奇傑之士而武成王之廟遂與先師文廟同爲

朝廷崇德育才所並重諸君斯舉誠有當於

國制之大也顧余思之王雖以武祀然觀之丹書自獻見知紹統其經天緯地者原不僅以糾糾之概昭示來茲則今日之沐王庠守王教者宜何如束身名教以恪遵夫敬勝義勝之旨善夫前記之言曰諸生孝弟禮讓人人自重

於以儲干城之望著元戎之勲乃為建廟崇祀之意余迂
 鈍無能竊喜諸君之好義有為藉得遂數年屢欲修舉之
 念故即舉前人揭示之語以復於諸君庶幾聖人述而不
 作之訓至於興創之由規制之畧則前記具在茲不復道
 云

永平府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志

記

偏涼汀記

明邱濬

太行西來數千里環帝畿而東又數百里散一支南出為
 平灤諸山灤河自邊塞迤邐東南行入平灤境始益大去
 灤州城北五里許橫渡山下是為偏涼汀汀出衆山間據
 川流之滙山之列其旁者有五若龍若榆若洞若紫金瓦
 隴之屬參錯聯亘後視踞而龍蛇走其間林壑幽勝草木
 葱蒨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澈若沮若橫若肥如青龍之

類下流胥會膏黛淳而綺縠張其間鳧雁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鑿崖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圯近時中貴人重爲修築然未殫厥美也及天順庚辰御馬少監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爲圓門上爲新亭規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知永平府事古相周侯晟按屬至斯慨曰是不可無記迺以書走京師徵予記予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矚目之頃可以盡得之奚用記爲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於

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其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貿貿焉忘其爲華也久矣人倫日用之常尙不可得而有况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于此因勝遊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於此或佃或漁而遂生育之樂近而矚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埃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與要不可不知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斯亭者其尙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北山神祠記

明朱鑑

羅山之陽衆脉皆南走其一支起伏而東南約二里許又蜿蜒而西南僅一里許結爲陵狀如覆釜厥土青黎厥草暢茂乃其鍾靈毓秀于此而結焉者也自是而南地皆平衍漆水遶乎其東灤江經乎其西陽山環抱乎其前東阡南陌之參錯遠村近疇之聯絡雞犬相聞牛羊被野乃盧龍第一樂土也先是有祠瓦木脫朽古杏一株疎榦少花罹兵燹而禁風雨者不知其經幾變故鄉人旦夕往來其下雉者獵者負者戴者遠而凝望心皆悵然至而顧瞻罔不興懷余髫年時猶及見之今莫考其年代爲某姓名意者昔在先民爲春祈秋報而建焉則斷乎無疑矣逮余蒞官中外殆二十年正德丁丑歲致政歸田有時杖履散步徘徊故墟但見瓦礫半見于沙磧石峯巋然于山巔祠之舊物惟此而已向之朽林老杏無復餘屑俯仰今昔未嘗不遲遲吾行也嘉靖癸未秋北鄉舍餘王宣輩謁余于桑梓下而言曰北山有祠歲久則頽勢使然也我輩欲重建復敢丐一言以紀歲月余卽欣然而諾蓋以敬神而有合焉不可以不文辭是歲孟冬工落成祠宇一間深一丈廣九尺有奇高如廣之數中題木主四五土五稷之神一風雲雷雨之神一山川之神一八蜡之神一祠之前有抱厦

三

四楹棟如之爲貯爐香火朔望展拜之地祠之內東西兩壁加以黝堊繪以丹青象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除五穀草木山川風雲之外不盡焉山靈亦知余文不流于俗也噫人敬神而知禮神福民而血食感登梁輿思之懷遵春祈秋報之典是豈徧淫祠徼非望之福者之比哉生于斯者覽余文而知其重修歲月鄉人姓名且因以知祠之剏建不肇于今日而祠之修廢不能不望於後日也

殷訓導先生名宦記

明王世貞

蓋猗蘭困于谷風雖死不改香亡何而馬渤陵之在下難振哉有質糴糶鳴鴉上托狐鼠下族然得諡爲昂霄之雄

仁義附于高位余竊甚卑焉廼若在下而振彌久而聞此非特其所寄殊也厥亦有至質矣余日者察獄燕趙間間則以祠考循良吏故實其祠類多二千石不則千石亡下者退而見其父老諸儒生難之雅未有以舉也是亡論其甚往繇邈卽能及其身耳目睹記亡稱焉於乎非名實相左謬盭然耶又東游永平永平爲古遼西地不佞蓋徘徊於離枝孤竹之封攬先民之遺致庶幾哉有所值而不果廼其父老諸儒生稍稍有能言其宦之良者不言二千石銅艾厯言殷先生殷先生爲訓導秩百石至卑小也又天順成化間人非及父老諸儒生耳目胡以稱哉父老諸儒

生更起難言使者胡難之易也吾非能識殷先生貌作何狀與官所至第吾之大王父行及事殷先生者家說輩臆以故畧得之而先生行於養母事尤著始母來就先生養也天大雨道泥先生徒繇泥道中扶板輿諸門人人徒繇泥道中從矣母性喜食魚會灤河魚美而河水旱無魚先生口必衣冠河旁拜且禱也亡何水驟溢得魚取以食母迨而今鄉之人闕供者輒詫謂兒曰啗女不習殷先生拜禱耶而先生故以三禮取高第諸亡能爲三禮言者先生晨夕誘誨之至捐俸爲油楮費束修以上未嘗不諄諄也永平家挾三禮青紫比比三禮之傳永平自殷先生始

余起謝父老諸儒生審如公等言是不當祠殷先生耶蜀之有文翁蓋天壤相蔽焉大要前用殷先生法也夫殷先生不及身後必有顯者及余卒卒罷察獄還治兵山東從今國史檢討正甫游因得聞正甫之先仕嘗至德審理相德莊王有聲不知其爲殷先生也以姓故語及之正甫大驚曰吾不足以辱先審理後待罪太史則不知先審理之教永平若是歲餘而永平守紀君使來言其前守李君爲殷先生入祠狀良悉且謂余記之夫二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夫徵衆公也逮卑義也追遠仁也假令殷先生婁起爲九卿生赫然祠矣烏能歿而脂父老諸儒生口至今二

元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五
君子其猶行古之道也然則不難正甫乎誠不欲令以正甫故揚先人名又詎宜以殷先生後故掩賢者二君子之爲永平而已矣殷先生諱衡武定人後遷濟南李君名遜今爲廣提學副使紀君名公巡由給事中遷

釣臺記

明 倫 浹

平郡山水隩區西南二十里爲釣臺山名初不載郡志中而築臺以栖自侍御韓公始公素好山水雖身歷宦途常願得一邱一壑栖息其間于是請告以歸卜幽勝之處乃得釣臺山茲山形從郡城東平山逶迤而南爲南臺又南爲虎頭石連亘數里爲安樂峪曲折而西則爲釣臺山東西橫峙面北下臨河河固漆灤二流交會於虎頭石下南流夾雪峯直抵安樂峪之崖折而西流二百步許其上爲臺臺陟爲石磯右傍突起孤峯由石磯東上丈餘有小巖蓋舟子停泊之地稍西上二丈餘有複領可置杖屣卽公所號爲臺者因而廣除東西濶十餘丈南北半是鑿石層累之以爲基高三丈餘由基東橫築一壁壁間設門入門有巨石蹲踞可當屏由石右轉西向又一門入門北轉則履臺之端平處北面直承而上構七楹小軒其簷宇飛覆臺之外中三楹向北牖啟扉下瞰河西二楹爲庖滷東二楹貯器用各分壁界門竇軒內敞豁南距數武架樓三楹

樓東西各翼一小閣樓下中半爲堂東西各一室爲寢榻
堂中設屏由屏後躡梯東上則爲樓上層北面周以欄檻
憑眺則連郡山川與夫烟雲林樹一覽在目樓後基址漸
高卽山爲壁東西濶數丈南北丈許西面復繚以垣上接
山阿下接軒之西簷循南崖而東上峻嶺十餘丈有一洞
懸壁自洞還東出有石階下出門卽所升入之門蓋周圍
曲達如此連山上下樹松千餘章蒼翠可愛然自河下升
臺路皆崎嶇不易扳躋于是爲砌磴凡三轉折共得九十
階以白石爲之拾級而上英英若白雲梯下盡卽渡河
北岸有護沙圍繞又北上二百餘步有團巒與臺對峙蟠
踞如龍堪輿家言此地脉靈秀亦自西北而來臨河結聚
東則安樂峪西則灰山相向共抱最爲吉壤公修爲元宅
樹松數百鬱鬱蔥蔥如列畫屏向後北轉則此山之拖尾
也多五色石絢若錯繡逶迤而北三里許則爲雪峯峯之
對面高嶺處又築一臺與釣臺南北相望曰釣雪臺嶺東
西原有樵逕崎嶇不可置足自卜築釣臺因闢爲馳道北
面臨淵欄以石壁輿馬往來經行宛在雲路中由馳道西
下轉北雪峯之西岸爲張家村有腴田置廬治稼事以贍
家之食指雪峯之東南下渡河林臯鬱然爲宣家村別墅
田二百畝計歲入以資釣臺繕修之用是皆緣建置後所

增設者蓋臺之經始在萬歷丁亥閱幾稔而後告成其諸次第修補不悉記姑記其畧如此韓公名應庚字希白別號西軒萬歷丁丑成進士初授彰德府司理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巡甘肅山東自歸隱七徵不起稱釣臺山人云

鄉飲田記

明詹榮

與川葛子以天子職方氏出鎮山海關踰年爲嘉靖甲午法準弊裁無擾無整因次及便宜爰圖修復乃詢諸士民曰鄉飲爲我明盛典著在令甲有司奉行罔怠以替凡以興行崇化焉爾矧山海畿輔重鎮當首被聲教胡于是獨缺豈國典故靳于衛抑所司者遺也或對曰鄉飲舉于學

我高皇帝建學定制卽有之時山海未有學也自正統改元之詔始得建學第初事草鹵他制未遑今人文彬彬然日漸以著獨茲缺典舉之是待我公或對曰用本無財禮備諸物無能越者有司鄉飲之供取諸歲額斯可常繼吾衛無鄉飲額胡取之卽取足目前胡繼之處畫是在我公葛子曰嗟哉嗟哉維茲山海雖稱邊隘猶夫人也乃擯諸恒典之外若無與于化理焉者殆非聖朝同仁之制夫法無靳于衛徒執往迹無改于循習之弊人自靳之間有識者顧諉諸區區之費而止是愛物而賤禮焉烏乎可吾天子使臣職得議法責與處分是誠在我乃查近郭間田籍

之官得若干畝歲取佃租若干委官歛貯鄉飲之需取給
焉又下令于衛若學俾慎選諸鄉仕而休者必恪乃官箴
完名高節無以墨敗者濫其諸鄉民必者年宿德六行允
修無以弗檢者濫主之者則衛視篆指揮也乃正月既望
實爲創舉肆筵鬯序賓俟畢來始而迎翼如也揚鱗有詞
凜如也讀法有條肅如也酒食旅獻樂章間作將將如也
雍雍如也旣醉而出充然若有所得環橋門以觀聽者惕
然深有所感矣翌日諸士民造詹子所請曰匪創弗開匪
承弗永茲舉也葛公開惠吾人至矣猶懼弗永也子其記
之以告承者詹子曰衛以卽戎知方是急學業俎豆養老
所先故衛弗學厥方斯昧學非鄉飲厥業斯荒施之政教
皆苟焉耳山海自國初有衛歷數十年始學又歷數十年
始鄉飲國初作人單化之制至是大備吾人果能務忠孝
之實興仁讓之風以資親上死長之效適觀治隆俗美之
成庶幾無負長人者之意若曰惟永是圖則法罔或限而
用復弗窘葛子亦旣有言承之者將無所諉也奚懼其不
永

學田記

明
黃景夔

治世養士哀世使士自養士自養其弊三焉上焉者自食
其志無所事養守其道甘死不悔然其不遇也其困也極

矣下焉者自食其力徒其業從而之他其次焉者詘於志而惰于力不能自食資于人以食若戰國四公子之養士美惡淆而廉耻喪馮驩之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可哀也已非國之耻歟三代盛時其養士尚矣然其詳不可知已後世乃有學田然不能皆有我朝無學田而有學糧府州縣有差無地無之者唯衛學則無焉竊意當是時介冑子弟罕學者衛雖有學僅存空名故不爲置糧非法不備也山海關東地民久私景夔稽而歸之公仍令業焉而出其租地四千九百五畝米七十三石五斗七升五合得諸生經試優等者十二人人月食五斗載于籍以爲恒嗚呼爾士一夫一婦之養此差足矣此地今以前之士無養然不聞弛業奮而出者有人焉今以後之士有養矣奮而出如前焉恒也吾不爾異其奮也倍焉斯異矣然吾願爾士不惟是易曰頤貞吉又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爾養爾貞吾茲觀爾處爾推爾及吾將俟爾仕哉

山海石河西義塚記

國朝 余一元

嘗讀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王政也夫王政行于上澤及枯骨其利溥矣或有行之于下以仰贊王政之所不及在上好仁在下好義殆並行而不相悖者歟山海舊有義塚數處大抵湫隘傾仄歲久邱墓稠疊幾無餘地邇有紳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三
士商民彙金作會施棺濟乏積穀備荒酌量多寡爲便民
事未已也爰就西郊文殊菴右用價購撫寧縣下地十五
畝益以本菴香火地五畝擴爲一大義塚區建坊豎碑冀
垂永久因憶昔甲申

王師入關與流寇戰此地以西二三十里間凡殺數萬餘人
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盡也值旱約貧民拾骨一擔給錢
數十文骨盡竊取已葬之骸以繼之覺而遂止彼時但就
坑塹或掘地作坎以合掩之耳然所殺間多脅從及近鄉
驅迫供芻糧之民非盡寇盜也故瘞埋之舉上所不禁况
此纍纍者非羈旅之魂則貧窶不能辨塋地之櫬孰非並

生並育之儔安忍聽其暴露拋棄而不亟爲之所哉蓋普
天之下皆王土也率土之濱皆王民也以王土葬王民卽
王政也下之好義要本于上之好仁方今

聖人在上爲之下者相與培淳風敦厚道以爲祈天永命
之助故爲斯舉者事出衆情而命稟當事慎勿視爲愚賤
之私惠則庶幾近于道矣惟是在會諸姓名爲不可泯悉
鐫諸石俾後來者有其攷據知所觀感焉是爲記

山海關義田記

國朝 王應期

山海奠畿東北稱雄海隅惟不附於有司是故制度緯繡
典禮繁多未備予抱關之暇每詢事采物考制協軌圖肇

舉焉而以財用爲磬訪之先職方氏黃公以關東瞭望地
給爲學田至今居聚日繁而墾闢益廣以租而輸官者僅
得其半廼與諸生議曰遺利以藏下遺典以陋上非所以
成民取彼益此何爲而不可哉遂令官度之得地一萬三
百四十四畝歲徵租百七十二石茲不惟供餼有餘而大
事猶可以肇舉也乃慮事以授守備龔子相與量功畧趾
筮日分司計財稱畚平幹旬日告竣建祭五曰社稷曰風
雲雷雨山川城隍曰八蜡曰無祀鬼神曰東鎮義勇武安
王舉農政一日鞭春成修有壇宇植有樹木祭有品物辦
有粟米計春秋粟米之費共六十三石有奇嗚呼是舉也

庶工底績百度咸貞嘉邕攸宜禮文咸秩均靈剡剡蒸民
愴愴若將共恃之夫先王之成民也而後致力於神是神
導之趨也委之典秩示之從也設之象魏協之同也律之
禁令故民樂于福而惕于禍是以時和年登而神降之福
將或恃之以爲不恐焉故曰神以幽之君以明之幽之故
綏福明之故訓化匪綏奚懼匪訓胡成斯治之大防也山
海於是乎有賴矣於是殫心綜理則守備龔廉翊力贊相
則掌印指揮石美中度畝計徵則指揮趙倫林洪鳩工効
力則指揮戴臣符英百戶潘洪王鑾嘉樂盛典適觀適成
則教授官善生員李成恩等也因併書以垂永云

遊背牛頂記

國朝 李成性

予自數年前訪奇勝於久裔王子腴聞牛頂峭拔蒼翠撐空一柱萬山迴合環列盡屏面臨滄海不辨波濤第如澹墨橫揮平滿無際遙看巨舟似輕燕撩水點點堪疑至曉日將升紅雲乍起晃作金光萬頃殊爲壯觀爾時便已神飛絕頂矣至辛未秋杪偕王子來遊以九月十四日發白衣菴抵燕河過臺頭入猩猩峪兩山夾道愈轉愈幽一水成蹊旋涉旋行又三里許見瀑流一派飛濤驟雪下注深潭水色正綠方可半畝兩岸草樹紫翠蒼黃秋容如繪南壁磨石一片鐫龍泉兩字後題缺一字村金燦書王子語

予曰此所謂龍潭也子曰北易所謂潛龍者歟夫龍駕霆鞭電霖雨寰區總於潛中得力人亦如之於斯笑燃犀者爲多事矣出舊邊之外望山頭立石數片爲老君崖轉折而北前渡一水懸崖在望下有山家壁鐫虎穴兩字亦是金書穴深丈許今如勝國之社已成屋矣想開邊時虎畏定遠之遠故攜子去耳摩壁拂苔細辨上面有七言一律後記萬歷戊子季春八日真定將軍帝鄉望松徐道書迤邐行來山形漸窄景物亦漸幽水石粼粼如象如馬如豕如龜咸肥而色黑山石磊磊危者似墜峭者似升眠者似卧立者似行賞心悅目應接不暇不覺數里則至宏量寺

寺乃背牛下院凡遊人至止爲解裝休騎之所各換輕衣
便屐攜杖遶出山後遠望山門縹緲空際亂石之下則有
蒙泉涓涓始流是爲水源至于觸石赴谷因物肖形或緩
如帶或急如絃或直如矢或轉如環行則爲瀨止則爲淵
懸則爲瀑聚則爲潭濬魚龍之窟宅費僕馬之盤旋嚙山
露根漱石出骨偷雲取影弄日流光風來面皺月到心澄
千態萬狀百折不迴披蘿尋徑又三四里見石丈植立名
將軍石此處遙呼則上頭相應開關下迎代負行李過此
則漸逼山麓聲不上達矣西豎一嶺名爲砂鼻高可數里
鳥道紆迴俯躬差力歇足數四始造山崦其南爲懽喜嶺

直北則登山線路也石磴嵯峨僅同馬鬣飛梯三處勢似
猿攀後人繼前直視足底自崦口至山門可八十餘丈雖
稱陡絕石牢梯穩步步可攀只須定神除其恐怖則與康
莊無異梯窮之處斯入山門形如圭扇遊客到此恍似升
仙疑與世塵隔絕矣山門之上平臺短壘可以凭眺松石
引路俄到梵宮彩椽朱戶金相玉毫宛一極樂小景其大
致負山面海吞吐烟雲俯視群山如丞如尉若孫若子不
可勝紀恍惚前聞猶未盡也因思高山路峻尺木抔土皆
從下來古音上人成此傑構住山之功豈在開山者後哉
晚聽梵響清圓頓覺浮生無住熱腸欲冷起行松下見涼

月去人才隔數尺踈星底岫舉手可捫清狂欲仙曉峯升
日晴暉滿簷不下禪榻而海山盡在目屋後見方潭一碧
雲樹倒影如現鏡中乃鑿成天井以儲水者迨上一級地
勢平廠無梁殿內供望海觀音有碣記叅將谷成功造因
話此中飮香鳥乞果熟猿收靈羊聽經猛虎戢暴北植鯨
音一架蒼蘚斑剝扣之清遠石畔萬松插壁鍾路迤西百
餘步則懸崖之下朽然一洞中二丈許不甚平廣然背風
抱日溫暖如春石井居左翠栢叅前右壁鐫海濶天高四
字字如人大筆勢蒼勁題叅將林桐書復循舊路過偏坂
斜穿松徑西北里許始陟山巔分爲兩頂西頂稍高遙望
都山積雪如玉東頂有石如牀松株攢秀可以眠卧忽聞
濤聲驟至因悟杜工部詩萬壑樹聲滿殆謂是乎獨背牛
古跡無可覓處老衲或云三峯師聞牛鳴山後卽以名頂
至今山脚有牛象云想當然矣茲山深路僻又以險聞文
人墨士無太白之豪東坡之逸往往望而却步故山之奇
勝至今尚未發也予與久裔搜尋雲秘一紀勝遊好事君
子或將覽焉

雲從書院記

國朝王臺

人文之興或曰天運或曰地鍾二說皆是然未可恃也予
直以爲存乎其人昔文翁化蜀文定授湖唯是萃而處之

程而課之士遂蒸然崛起卽殊方絕徼莫不嚮風歸化未聞移變其星野更定其岳瀆也則人心之靈於此徵矣撫寧號巖邑連關接塞應尾宿之墟馬頭兔耳渝水陽河種種爲邑勝槩往歲登甲乙籍者不乏人邇乃寥寥晨星垂四十禩或以堪輿家言建浮屠于南之紫荆或西闕郭門諸建置不一前令惺涵崔君加意學宮其尤最云然今寥寥如故余不佞承乏茲土求所以興賢翊治不敢自後于前人竊以文物盛衰關天地轉移屬人文與其乞靈於天地固不若乞靈於多士也乃卜之學校迤南得善地捐俸貲帑羨若干繕創書院一區堂五楹東西廂各三楹亭一

楹厨饌供張具備繚以周垣集諸生課藝其中月三試之別有條約甫兩月落成會閩大使莊公以使過臨余請名其堂公題曰雲從蓋取易雲從龍義也夫龍之需雲以靈詎不昭昭要之非雲靈也有龍之靈而後雲從之以靈也假令蠓蚋當前徒抱空質卽蔚然蔚然噓以泰岱濃雲亦何所益故士患不爲龍勿患雲之弗從也雖然應龍之神蟄以存身不存不可以奮屈伸變幻從泥蟠時陶成之躍而雄飛直須時耳諸生誠勿以土俗局限藻乃志凝乃神相觀相長挺然以神龍自命就先資之業儲爲霖雨源流泉淳冲而徐盈有不躍然而起驤首天路潤澤寰宇者吾

不信也然則雲龍一區謂非諸生存以高奮之地不可彼
邀靈天地者其爲不足恃明矣不然者泄泄寬假今日俟
氣數明日易山川恐星野岳瀆必有笑舍已之田而芸人
之田者多士勉之撫之爲蜀爲湖將拭目覩之矣

置學田記

國朝 劉松

樂亭學田不一而足惟河東高郡公學租良法極便諸生
予視事後私心向往之因查縣額有柴夫之徵遇閏加派
不無餘羨長令公費率取於斯庫胥緣舊例請予應之曰
否否凡茲國課秋毫皆官帑也奈何自爲出入予向白之
二千石支解七十金爲學田之需予之素心人已耳而目

之矣今旣饒微息何不自爲吾子弟計庫胥極言無幾少
俟再閏予復應之曰如必取盈而議田則予嘉惠斯文之
心能久稽乎且予嘗爲諸生稔知四民之業惟士獨高而
士之窮者則較他途獨苦樂庠不乏素封中豈無雪案螢
窓抱膝永夜者予雅志勤民獨緩咕嗶之家師師謂何隨
捐俸金二十兩並柴夫支解之剩者湊足四十二兩八分
適曹家庄何尙文變產不得因罄值付之易堪種之田七
十六畝七分歲租五兩三錢六分九厘冬底油炭可市千
斤遍給諸生雖涓滴之水何濟飢渴予一念不自潤之熱
腸頗亦慰快竊念謏劣無似尙能出閭派置膏壤嗣後賢

者接踵樂庠之田難以數計矣濟濟青衿其觸目警心焚膏繼晷歲歲季季無忘剗始之意聯袂而起更以予之迂圖布之庠序予亦有榮施哉行之二年諸生德予甚衆傲高郡公學租例勒諸堅珉予辭不得已命筆記之是地南北長東西濶東至趙計時等南至何尙文等西至徐仲山等北至徐仲山等佃戶趙彥登等歲無豐歉租無增減絕不更易以滋紛擾不腆油炭惟資諸生他無與焉亦效高郡公之芳規也並記之

平山遊記

國朝

許令典

男兒志在四方上不能爲國家佐命策勳垂青書白次不能爲一身趨時媒進躡膺升階庸庸碌碌逐隊隨行間膺任使出關塞閱馬戎歷山川逢夙好十餘年陳人面孔相向欣然若新亦是四方快事其忍泯諸平山年友韓繼之與余同師門同吳令同杯酒嘯詠山水興契最厚一在海之東一在海之北居最遠自辛亥至甲子別最久其間居處不同坎壈一致邇來繼之偶困二豎信信相慰兀坐齋居絕不見客惟冀余一見之爲快茲歲冬仲

天子遣大司馬經畧三韓有犒師之役遶閒曹郎往余以是月廿八日冒雪昇金其行徐徐臘月六日過榛子鎮晤繼之喜劇匆匆飮去初十抵關十一移寓陳司馬爾翔署

元平府志 卷之二十二
中午後同爾翔出關十里飲望夫石戎裝躍馬壯哉十二
董司理配公至復飲十三大雪不能行燒燭擁鑪飲至半
夜十四同配公還十五宿其署十六赴郡伯陳如有酌宿
繼之郡居小年齋中其子廣業字子有主之又貽余詩有
天涯鷗鷺皆兄弟膝上兒童作主賓之句十七同繼之從
弟開西西賓管席之遊平圃圃依北城西鄰蒙恬井又名
扶蘇泉泉甚冽南構一亭于石壁嶙峋中曰平山石隱雪
中如嵌玉出城東三里爲驢槽村俗傳爲張果老餵驢處
隔淝水臨榆關孔道一樓曰飛布當西戍東圍失守風鶴
屢驚人心惶惑繼之日帥諸弟子習騎射投距賈勇以安

集之俾無恐冀露布早捷故云內有墅畦清逸堂枕雲居
撫絃室三徑紆婉軒殿高閎一帶陽山盡收曉底卉木繁
植兩葡萄高數丈夏月綠陰可蔭數畝尙多曠址經理未
竟繼之休沐來次第所構別業止此十八開西拉游侍御
公土門莊在北門外里許卽李廣土門寨四面皆山庭前
突起一石高丈許曰土門一柱循墻而東南面皆松摘唐
句曰一望松門前有馳道夾道有荷一亭曰采蓮稍上又
一亭曰隱松出土門東北里許踏水涉淝爲李確齋方伯
萬柳莊莊臨流亭曰醉流壁有朝鮮使臣柳夢寅排律十
六韻植三松曰三大夫亦以李氏三世爲大夫故西有傑

閣高數十仞曰輕陰閣外多奇松垣外富棗栗今屬其後
諸生李熙字春如卽繼之東床也暮歸東城禮碧霞元君
祠祠松更奇又南數武爲開西梨花莊又名皆可園園內
亭曰醉雪入城登恒足堂爲司農郎永豐倉公署登堂南
山一帶盡在几席青翠層疊若拱若屏北平大觀也西詣
郡庠謁 宣聖觀五松又勝元君祠平山奇松甚多此更
絕恨不能寫之歸耳十九開西復拉出東門十里盤谷深
覩上下谿坂遊劉麻二山劉山爲侍御西元公手築調象
居居後皆石壁藤蘿牽望高峻不可登前卧一石如象鼻
裊裊欲動騎象而觀四山凸凹起伏萬變余笑曰若隱此

中縱潢池兵起能深入谷中犯狂象鼻鋒乎北里許爲響
水峪水堅響絕西二里爲麻山山有石鼓高丈圓半之踞
之彭彭有聲曲澗水至淙淙不絕今亦凍雪中山房有侍
御公手書絕句云松樓待月三更後石鼓催花二月天近
日麻山松又好明年花月共誰憐時年七十有三明年化
去亦詩識也劉麻名非古其買山自劉卽劉自麻卽麻山
非舊而姓空留余題一絕云滄海桑田幾變更住山何必
以山名天台玉女知何處祇有空名未識荆二十別開西
席之而西子有攜榼餞余城西二十里夷齊廟廟乃元時
所建據地清高如其人周遭皆石石最高處有清風臺臺

前繞古松後臨灤河深廣倍他所水北平石爲孤竹君廟
廟前水中又一石隆起非舟不渡有隔水而祭者廟無守
漸圯當事者當圖善後毋令子掩父也二十一已刻復至
榛鎮繼之繁祉堂堂左右皆煖房與其仲兄成之炙胡餅
列長几呼盧共飲繼之久戒酒猶喉癢攘臂一擲盡興乃
止醉卧輒榻有奇温次日強別猶遽期繼之旦暮出山重
會于三竺兩湖之濱不知得此勝緣否大抵平山之勝未
易覲縷其山自三河始東至榛子鎮而鎖故繼之王父封
侍御公自九百戶徙居始一傳而贈長洲南立年伯以明
經薦高尙不仕積功累仁爲鄉祭酒南宮之捷繼之始由

鎮而東二百二十里至深河復開北山連塞山頂粉堞如
綫南卽海至關山盡海無涯其水自塞外潘家口入大溪
細澗曲折激泓無所不訖各家園亭藉以點綴蔽流巨木
不減鄧林魚大而肥冬月冰堅漁者卧冰求之卽得松皆
可栽獨盛於侍御土門劉麻諸山諸松皆奇更奇於郡序
五株寒威減于關上烈于長安風氣龐厚不逐纖趨吾不
知其他若韓開西爲繼之從弟與余無生平一見如故子
有甫弱冠端凝善承父志視余如父飲余如與其父飲不
必將命榛鎮次公成之亦別十五年視余如兄見其三子
居業修業昭業異姓同胞恍然一家不知孰爲許孰爲韓

也諸子咸執菟問盲裁句索和無不心賞噫韓氏先世之培植如彼其厚也滿門之和氣如彼其蒸也子弟之美秀如彼其稠也受于天乎受于人乎受于山川乎此行興殊不淺故呵凍記之以志山川人物之勝美哉繼之占之矣基之矣

遊清風臺記

國朝 倪承寬

永平郡西北二十里乃孤竹君舊封地前建夷齊廟後爲清風臺臺下俯灤河灤水經焉河北小山如蛾眉山前祠孤竹君余校士永平試畢啟行乃迂塗拜廟下至則石城嵯峨碑碣林立地多古松其尤異者三一如偃蓋高不踰

六七尺下可坐千人一如卧龍北向作怒攫勢一則矯矯入雲絕頂一枝倒落至地而起皆畫格所不及余偕賓友登堂肅謁清聖徘徊松下久之爰自東入後礮西轉登山拾級上古屋三間下瞰灤河如帶關外松聲肅肅心目俱靜此則清風臺也太守謝慎庭遣罟師放艇崖前獲巨鯉酌酒宴客時日亭午微風乍來雲影波光相掩映於空山寂寞之中此境如出世外余從後山石徑至河涘坐漁舟沿山行仰視山北面石壁如削中多巖洞嵌空玲瓏西崖下一洞如小屋左有石門一尙存其右則闕迤邐至東壁河中側眎微有字跡不辨因刻舟傍崖石剔蘚諦觀得明

月清風四字字幾廣二尺顧石質麤又風雨磨滅刻畫之
跡僅存十二三而筆致灑落如虞永興既登岸質之太守
則郡志未載也余謂太守曰宇內山林泉石所在足供游
覽顧游覽之人何如耳余奉

命校士諸州郡日不暇給公等有守土責亦未遑發興來
遊此地今之片刻宴集其偶然乎且游亦不一竹肉繁喧
羅綺雜沓則傷侈枚策孤征興盡獨返則傷寂冠蓋酬酢
俯仰跼蹐則更傷俗如此不貽笑山靈見鄙清聖耶然則
得山水趣者乃不負山水耳顧當日之游此臺樂此境之
閑曠而後大書勒石冀垂名於無窮而今數百年來不獨
不得其名而并此擘窠大字亦付之空山風雨之外幸余
之一過而揆得此四字又不能重鐫舊刻發古人之幽光
則後之不與余同好并舍此不顧不知凡幾矣吾乃今知
山水不負人人自負山水耳晚抵沙河驛記此峯乾隆庚
寅暮春晦日也

遊九蓮菴記

國朝 王金英

郡城東十餘里爲陽山古陽樂水出焉其陰有小寺卽九
蓮菴也同年友孟炎初嘗言其可遊而予未暇往學博丁
遠亭曾偕同僚遊之句意若歉然未愜蔡夢堂聞之曰是
未嘗造其勝耳癸巳八月晦日縣尉方君具壺榼相邀遠

亭以夢堂之言乍疑乍信亦奮然從之益以學博李君處士蘇君凡五人並轡連鑣出郭外是日天氣清朗秋光如拭過驢槽村小憩由紅坡南入山山嶺起伏倏升倏降約五六里許至張家溝而徑漸幽紅葉離離拂帽簷諸君咸相顧色喜旣而攀磴而上林際隱隱見墻屋則庵在焉規模頗隘佛宇三楹左右廂數楹而已山僧延入客座望屋後峯巒崑然予曰是可登乎僧曰否否予曰聞是中有山水佳境從小屋穿出其安在耶僧乃導予輩行至則羣峯環拱萬松夾澗水聲潺潺起足下心目豁然蓋別一洞天矣遂於清泉白石間各據地坐李君欲窮泉源獨傍崖迤

邐行山石犖确不得道而返老僧攜茶菓至遠亭向索象棋與李君對着蘇君從鞞鞞出紙筆作繪事予嗒然且吃茶忽憶老友楊默堂侍御詩曰四海幾人成獨契百年此石亦三生不覺喟然發嘆遠亭廻顧曰君殆有所思乎予謂之曰人生蹤跡如雲隨風飄飄然不可拘執予與諸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忽而聚於郡忽而聚於是山且居郡數載偕遊者屢矣而獨未嘗至是山南臺非不可以眺遠也清風臺非不可以弔古也而幽窅之致則俱不及是山是山在郡境閱數千年曾無人亟稱之近日夢堂炎初稱之而言之不詳要非身至斯地不能言之之必詳也然而身

至斯地亦不能言之之必詳也惟自得者心領之而已諸君皆曰唯唯是不可以無記故援筆書之

天台山雙泉寺記

國朝 陳鍾琛

余生長山陬遊跡幾徧天下每于山水之際結癖良深一行作吏得永平之撫寧撫故多山嘗于簿書之暇縱轡尋幽有所得輒欣然忘返戊子春偕友人探勝于天台山憇雙泉寺其地崇山奧衍競秀爭奇遶寺多種梨花時瓊英繽紛恍入神仙窟宅顧僅神宇數楹遊人倚徙無所乃與住僧正化言而慨之僧前席曰是寺也舊在茲山之東嶺結茅而居名飲泉庵形勢逼仄殆不可狀雍正七年始移

建於此而雙泉寺乃得名焉草創粗完規模狹隘乾隆二十七年僧焚修寺中鑿金茸治以今視昔蓋已畧爲寬廣矣當時本欲備精舍繕繚垣旋以經費不敷而止至今僧蓋心焉念之弗敢忘因爲余言某處可以建房某處可以濬池指畫地形井井不紊余爲之嘖然而喜囑之曰勗哉有志者事竟成毋負此一腔善念也繼此二年來正化墾闢地利加以抄募竟于辛卯之春鳩工庀材次第修治旣葺事來告余曰僧今有以報命矣山門改建三楹作敞軒式以資眺遠門東置羣房五間殿仍舊制而丹堊之前增東西耳房各一間後築圍墻數十丈菓木周匝蓮池清深

天正府志 卷之三
不敢云爲山靈別開生面庶幾一招提深境矣請公落其
成而記之會余適以 王事馳驅未卽踐約然而峯巒林
麓之間神遊蓋久聞正化言境界已歷歷在心耳間默念
寺旣改觀山益獻技從此可以快遊客之登臨供騷人之
嘯咏則天工將藉人力而益著正化之用心可謂勤矣爰
書數語以付之他日吏事少閒行將再命遊屐曠觀新構
回憶前緣必且坐卧低徊流連不忍去則余山水之癖亦
不至銷磨于塵氛俗障中也是爲記

篇

論

李將軍論

余讀李將軍傳而悲之悲其數奇不封也悲其數奇不封而卒至自殺也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殺也然廣之不得侯者也廣之殺降罪矣然廣之不侯以殺降者哉自起而卒四十萬項羽坑秦降卒二十餘萬皆以凶終安君羽為楚霸王廣所殺八百餘人耳其自殺者其不侯不以殺降廣即不殺降吾固知其不侯也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道哉夫萬戶侯天子意耳何必高帝文帝以代來功

昌壯武侯以奪呂祿印封劉揚信侯又封淮南王舅趙
兼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清郭侯常山丞相蔡兼樊侯此
數人者豈當高帝時百戰得之者耶相者相鄧通當貧
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于是賜通蜀嚴道
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通竟富矣夫帝既能富通
豈不能侯廣乃嬖佞倖則有權任將帥則無力何逕庭哉
是知文帝本無意用廣特借高帝爲口寔耳他日與馮唐
語撫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
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問之唐
因言魏尙然尙之才未及廣也且以同時之李廣委之高
帝而顧求異代之頗收亡謂甚矣予因嘆文帝號稱恭儉
至於用人往往失之嘗說賈誼任公卿之位而絳灌之徒
害之坐宣室問鬼神夜半前席自以爲不及卒擯于梁以
死誼之才不以相廣之才不以將文帝爲何如主哉夫以
文帝之主且不用二子誼之所以短命廣之所以數奇也
若廣之自殺殺降也而衛青不能無罪焉以廣之勇結髮
與匈奴七十餘戰使居前一當單于其功可勝道哉乃徒
廣部行回遠而軍亡導或失道卽失道不至死廣老將獨
不能少假之耶又使長史責之急是廣之死青殺之也或
曰青陰受上誡以廣數奇毋令當單于然使廣死于刀筆

孰若死于戰陣之爲愈哉廣之壯也文帝惜其不遇高帝時及武帝用兵以廣老弗用此廣之終于數奇也吾是以重悲之也

議

西北水利議

國朝 徐貞明

當今經國訂謨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槩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創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盍先之于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於數井以

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需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水利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徧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縣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莊城東則有馬伸橋灰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

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通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薤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茨榆坨史家河大王莊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引泉可

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之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八百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卽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

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于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千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

濬樂亭支河議

國朝 陳金駿

余續修樂志作襍祥志檢舊籍知邑被水患至數而本年六月事又余所目睹者竊以邑承灤下流自塞外千餘里柳河寬河之水注之入內地合澈恒長清橫漆諸水並會于茲以一水當衆條之水以一邑當衆邑之水而又地勢平行土脉疏惡此非天行之愆惟地勢然也蓋水之受源遠者必使有所受以納汪洋之勢亦必有所分以殺奔迅之形今邑之境內經流者惟青灤二河外若戴家河賈家河杜家河苑家河董家河三岔河深者不過三四尺夏秋水盛乃通則河身淺而水無所受可知矣又邑本以兩河水

夾送自景泰間河徙東灤河絕凡附灤諸支港如沙城社
河龐家河中淀河皆絕則河流直而水無所分可知矣愚
竊以爲天下事與其周章於臨時何如計議于平日與其
散財賑粟惠民於窮約之中何如有備無患措民於熙皞
之天請以每歲冬春之交塞外水絕河流蜿蜒凡邑中舊
河故道悉行挑濬其爲今時河流所及者挖之使深使水
之勢有所受其爲今時河流所不及者決之使通使水之
勢有所分則潦以爲洩者旱亦以爲備不誠一舉兩得乎
况前人之已事如白河爲患于順義劉天和請以堦杓數
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卽濬此先其事而後水有所受也會
同河子牙河爲患於霸州王鳳靈請多開支河聯絡相屬
而委輸於海此先其事而使水有所分也先事不治迨乎
既事貲費而無功不旣晚乎說者曰凡民難與慮始可與
圖終昔之舊河陵谷旣久漸成田廬况邑多旗庄地 內
府稅糧所在未可輕議予曰唯唯否否苟曰舊河本非民
之所宜有况平原壤土疏故港鑿新渠蓋亦數十年來京
東之 功令曩者

世宗憲皇帝命怡賢親王躬歷郊原盡力溝洫引港疏渠開
京畿水田數百萬頃維時若灤若遷安與邑接壤亦各開
水田數十頃唯邑未遑特乏任事之人耳灤與遷安不皆

五千里內圈地乎使誠孚宜洽熟議詢謀捐小利成大功於舊港疏濬外更相河流兩岸窪灘地因其高下開濬長渠近海者兼行潮田法吾知斥鹵變爲膏腴分水之道旣多奔騰之勢自減人歌樂愷土慶安瀾與鄭國史公並懋不朽矣豈非民之所樂從哉

辨

叩馬辨

國朝 俞長城

史稱夷齊就養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耻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也禮諸

侯七月而葬當是時武王卽位十有三年矣安有父死十三年而暴露于野者說者謂虞芮質成之歲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是則天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旣不能爭且就養焉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爲也故謂武王之不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子也德獨夫也不伐商紂暴益甚紂暴益甚而天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洵如夷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也且伐君者寧自武王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

朕載自亳吾謂夷齊不當耻周先當耻商充其操必至舉世無可言之人無可居之地孤子畸異悵然靡所復之而後已爾此必戰國魯仲連陳仲子之流倡爲此說以擬聖人以自遂其僻余故曰其誣已甚難之者曰子以叩馬爲誣於何徵之曰不見於詩書不爲孔孟所稱述司馬遷拾采方聞以八傳記斯難從耳然則夷齊何以餓曰夷齊之餓當在讓國之後也紂之時黎老播棄矣夷齊又失國是以不得其所及聞西伯而歸之想亦古者寓公之意乎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其不死也明矣藉令夷齊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惠鰥寡其子棄賢良死墓且有封生人不得食卽謂之不孝不仁也亦可

山戎國辨

國朝 陳士元

春秋之山戎在黃帝爲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齊桓公越燕以伐山戎次孤竹還杜預云山戎北狄胡安國云桓不務德勞中國而事外夷爭不毛之地又按唐李德裕幽州紀聖功碑云北狄之裔或曰獯狁或曰山戎是山戎之非燕地彰彰也今舊志云灤在春秋時爲山戎國通典亦云灤爲山戎肥子二國地誤矣

公孫度平州牧辨

國朝 周 宇

遼史及舊志皆以灤為漢末公孫度所據綱目書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史譜云度元菟人初平初為遼東太守自立為遼東侯傳子康及孫淵按漢獻帝建安九年曹操表封度為永寧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為是度與遼西右北平無與也考度之別傳自稱平州牧東夷九種皆服事焉豈以漢之平州為隋唐以後之平州而誤耶蓋漢之平州在遼東元菟樂浪等地隋唐之平州乃盧龍石城馬城晉漢所謂右北平遼西地今之永平是也漢靈帝中平六年劉虞留公孫瓚屯兵右北平瓚殺虞盡有幽州是遼西右北平入於瓚矣瓚死於獻帝建安三年豈度與瓚同時而誤耶

說

周將軍故里說

國朝 靳榮藩

遷安之南六十里為新店集或曰此周將軍遇吉故里也考明史

大清一統志

盛京通志山西通志并以將軍為錦州衛人錦州今隸奉天升為府距遷邑千里而近而以故里加遷邑何歟或又謂新店多周姓即將軍之裔孫奉其木像甚謹夫將軍為故明守寧武其像設當如明制而聞其服色已與今同又

何與予嘗以事至新店詢所謂周姓者鮮能識字惟藏判牘數紙漶漫蝕蠹畧可辨認順治十三年有名鼎者自遼東來官台州右營都司駐防仙居縣沒於陣國家獎其忠烈許襲拖沙喇哈番註籍通州左衛之左所數傳後其世職爲同宗者襲去而都司之裔遂世爲新店人因奉都司像先是武臣五品以上例封將軍其以爲周將軍故里蓋因乎此而指爲遇吉則舛也都司自遼來或亦遇吉之宗人顧譜牒均無可稽而以故里加新店則愈非也然因其非遇吉而并使死事者之子孫里居弗傳亦過也予故爲之說以俟遷邑之編志乘者

盧龍質疑一

國朝 靳榮藩

後漢書烏桓傳曹操大破蹋頓於柳城魏志引軍出盧龍塞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綱目質實柳城故城在永平府城西二十里而與集覽俱以盧龍塞爲盧龍縣吾意不然今之盧龍縣卽漢肥如縣也隋開皇十八年始改新昌爲盧龍在操時本無此稱操於二十里內不賈勇徑進而紆迴曲折由白檀平剛以歷涉五百里之遙曾能軍者而如是耶而又何貴乎田疇之導况前漢白檀縣屬漁陽平剛縣屬右北平自永平以達柳城二十里之間其無此兩縣可知也魏志上徐無在盧龍後而徐無山在

今薊州州在永平府西操自洛陽來豈能越徐無而先入
盧龍縣哉至集覽以白檀爲徐無東北之山質實曰山在
密雲縣南二十五里古有白檀樹故名其檀樹之有無姑
弗深考然五百里之內宜舉其大者要者未有甫舉徐無
而又指此山者也且操破蹋頓攻其無備也先至永平已
使之有備矣而又旁出空虛以幸其無備操之智必不出
此蹋頓偵知操于未至柳城二百里之外而不能追偵操
于初發永平二十里之內豈事理之可信者哉竊意漢之
盧龍所該者遠以地形考之當距密雲順義爲近故一統
志謂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承德州界而平剛當更遠於

鮮卑爲近故可以東指柳城耳遼史以錦州之廣寧縣當
漢柳城縣一統志雖辨其誤然永平之柳城軍在昌黎縣
西南者唐永泰元年置蔚宗承祚豈能預取隋唐地而書
之集覽質實亦欲漢魏人觀後世書耶

盧龍質疑二

靳榮藩

顧寧人京東考古錄辨柳城甚詳而於盧龍則未之及朱
竹垞日下舊聞引呆齋集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
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唐時爲范
陽藩鎮安史反後更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
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縣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

與薊在此也則盧龍去幽州甚近距永平之柳城軍可云
五百里矣然安史反後始更名盧龍承祚作三國史不能
預知安史之變也一統志柳城故城在土默特右翼西漢
書地理志遼西郡柳城縣西部都尉治曹破蹋頓猶後漢
也魏志柳城蓋指此耳

疏

景忠山碧霞元君上扁疏

國朝 尤 侗

伏以玉簡封高震出東方之位琳宮祀肅升中左輔之區
谷四岳而稱尊指九天以爲大采衣如睹香瓣維虔恭惟
碧霞元君職主天孫恩推衆母體上帝好生之德作下民

司命之功風人雨人不崇朝而遍天下應我復我亘終古
以育人間固合四表爲瞻依僅見三屯之巍煥鳳笙錦曲
春飄渺穗繞猊床瑤草金光晝有無花迎雉扇洋洋乎在
其左右風馬雲車螯螯兮宜爾子孫珠環瑜珥爲岱宗之
別館是造化之權輿伏念侗江左儒生邊隅俗吏偶馳驅
而容止恍連蜷之靈留稽首慈雲如渡海南之筏洗心仙
露疑趨蓬島之塵未薦悃於蘭蓀敢銘詞於綽楔仰祈鴻
澤下逮烏私有妻曹氏方當夢燕之期有子珍郎甫及戲
鳩之歲願邀神佑獲遂天從賜以如意之珠導以延年之
藥生男歡喜勿同生女之悲酸養子恩明差勝養兒之愚

魯三生有慶大德無疆庶錫福於臣門長銜恩于帝座謹
疏

莊巖慶福寺佛像殿堂募緣疏

國朝

石申

薊門而東平沙迴野旣鮮蒼山秀水亦無古刹幽宮三百
里至我永平始睹有川巖之勝至關門百餘里南臨巨壑
北走太行廣大精微無不備具而亦止有斗菴丈室一二
土僧點綴林泉應酬齋懺事耳從未見有剏闢道場莊嚴
佛土能容僧法宏亮鐘磬者余以順治十八年告歸灤州
一年中州之一邱一壑無不探至至二年抵關俯海從余
子占一訪山人朱公於撫寧縣北之蟠桃菴歎其水石之

奇林果之茂而菴中煨煤燒地炕與春氣相烘發盡宿談
讌地主有副戎傅君都司文君諸生馮子李子次日互攜
酒餽與朱公各爭豐盛至暮酌酢不下百觴此日飲量再
倍平時諸公留連爭相投轄余以俗事期迫跨蹇策行見
西北一帶山光峯勢程程迎送應接不暇三日抵舍巖壑
之氣勃勃心面因決計于初秋再往仍是五六人前從遊
者過他山而不顧徑赴石門寨不入城止于馮子之別館
余子占一不果來其諸地主皆至與朱公夜商晨出之所
向公云去此十五里有棒槌崖者乃戚南塘之舊蹟有余
釣石在焉關帝祠雄壯蒼幽可憇也其意欲先衆舉觴衆

云不如二十五里向白家山先其遠者後其近者作歸計
緒遊有餘地次日遂並驅而前過石河歷村聚聯亘環折
民氣熙樂籬落房壁豆架壺棚采鮮蓄乾家閒人樸見客
來至咸異咸熹泉溪爭流濺迸塵跡幽邃欲極忽焉豁坦
蓋無幾何時而至山也肩輿漸陞曾無險仄高處更平皆
種穀菽垂及望寺路旁皆榛叢不踰尺隨手掇取盈腴可
食遙聞鐘聲蚤有僧衆十餘輩拱立路側導引而前有侍
者數人揖客而通詞云師在山門久等甫至則老僧相迓
余見其威儀之整齊迎客之班次蓋不待見老僧而知其
爲守律謹嚴師範也其開山勦業也宜哉登堂謁佛卽瞻
後殿崇階石砌配廡宏敞入講堂方丈皆精潔有條理而
又有別院兩區爲十方僧檀所足容石工木師經營未畢
相揖茶次老僧禮恭貌靜而樸情苦相存焉寺後址盡山
巔直北百十餘里通邊口疏鑿堙塹盡可行車東西瞻眺
所覽無極由後復前殿臺而南無所礙矚觸目皆蒼盪胷
皆秀其豁然開處如八達之綺疏其密然圍處如四週之
屏障其屹然立處轟然起處斷焉續處合焉分處不可方
物處不可捉擬處疑古大將之布萬陣於邊陲又疑三世
佛之交照於圓光而諸人天之環樹幃於雲際也其奇也
如此蓋此山適當衆山之中而衆山無不聳峯削壁干霄

接漢鬪險爭危愀猿抑鳥枯仙驪道外絕蛩焉之足矣惟
此山平行而又在中真衆山之都會又衆山盡石而此山
獨土又衆山之皮肉也天不設此山則凡經遊於水逕灣
蹊者亦止畏遠嫌深悲陰怯冷耳天設此山而人不設此
寺則農豎所采樵而牛羊所宮囿又焉得有士夫屐轍而
爲諸山一發其高蒼幽奧俾天下知大行東處四大三光
之間氣藏蓄于中原九塞者萬里而至我永平乃一大聚
洩也哉詢老僧建剎之由乃山下古有慶福寺而前代關
門有將帥劉居士等首布大施移在山上而我

朝又有太乙胡居士與守關兵主互相繼跡而爲之功德
老僧不過僱工估料擡石扛木雜諸人役中助一手足之
力一布一鞋之外未嘗敢耗一錢也僧幼零落幾凍餓死
賴山莊人救活中年始入釋門不識字况佛法只知有勤
苦爲懺悔也基旣立則業興功旣舉則人集一切僧衆自
爲山寺而聚僧以諸檀所散體其心而養其來者無厭焉
非有重於僧而爲社爲道場也至於衆僧飯而僧啜其餘
衆僧休而僧躬其役則二三十年如一日此一種老寔心
願未知於佛法何若而寔爲大衆所鑑憐今日非貴官居
士來亦未向人發一語也余與朱公暨各客皆聆而傷之
重之乃知其入門相見樸苦之狀有由也又相與贊之以

爲眞苦行頭陀也何患事業之不建况大工垂成於八九
何患山門之未闢天龍相好無不畢具棟宇墻扉無不莊
堅何患金碧之無資而光輝之不麗也哉孰知余去此甫
二年而遂有魔之侵賊之劫突如其來者哉其詳委難言
而老僧竟不得終其居而去矣誰復有終信大法惜此餘
緇憫此精藍而爲世尊一掃塵埃慰龍象之泣者因憶在
山住遊三日見山下驟負水來問山無泉乎僧云泉礙殿
基故塞之余聞之而愀然不悅但云可惜豈意佛法亦在
風水耶自是歸而從朱公盤桓其崖石幽壯果不謬而事
跡有出南塘右者當另爲記嗣是余來京僧去寺忽忽者
共十年今秋余告艱病卧忽守山僧來省云有城內貴官
某某慨然發數百金已置金粉丹青諸用料爲山中佛開
生面並繪采殿廊而窘于工力之尙有所需乞書一疏而
募助之余歎曰余筆之不文也難勸人也中外之皆貧也
難捐財也而山事之垂成而忽壞也難再舉也雖然不敢
謂天無悔禍心不敢謂人無力行志不敢謂佛法之終斷
此有相功德不敢謂尾宿之不同於恒星而闕其瑞應又
豈忍謂我永平郡山海之滙靈秀一現而卽晦不自
聖朝太平時一開闢而待異日後之重表章也故曳疾走
穎不覺情詞之遂長也

碑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
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宏正始
有廟京師朕惟宏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
乃以教付厥子維宏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
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
欽哉維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
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
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陵今天

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
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
案魏博節度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
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宏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
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心
不附迎宏正于其家使領軍事宏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
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
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
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
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唐

元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
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成順指令業業魏土嬰
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署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
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
壘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
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囊兜戟纛以
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
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
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爾田侯兩有文
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

祖爾思

沂國公魏博德政碑銘

唐元稹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宏正自魏入鎮
魏人思之因守臣懇狀其德政乞文爾司子言其文以付
臣拜稽首退而奏書于陛下曰始安祿山以元宗四十三
年盜幽州兵劫擊郡縣踰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
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服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
朝覲賦入之宜皆自爲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
有魏博相衛貝瀆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
緒傳季安旣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蟲蠹發則喜殺左右

漸及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惴惴妻元氏
因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和之七
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衆襲故態名爲副大使
而家臣蔣士則逆虐用事士衆不分服日夜相告曰田中
丞興博大孝敬于軍謹廉讀儒家書好言君臣事儻可依
倚爲將帥乎聞者皆踴躍一朝牙旗丁衆來捧附興仆地
不肯起衆亦不肯去乃大言曰爾輩卽欲用吾語能不殺
副大使且許吾取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
父子之道從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十數人以興知
留後事移懷諫于外明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

興乃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
下至於郡邑吏之廢置盡獻於先帝先帝詔興以工部尙
書長魏博相衛貝瀆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
于興且以錢一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內使百姓一
年勿復事問者羸賸乏困褒旌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
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
不當爲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善心者田興也使興
宏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宏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役也
將卒無畏避宏正始求副節度以下于朝至則迎迓承奉
功雖勲將莫不乘者避謁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禮先是

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以爲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出入以爲密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于朝請移河于衛之四十里且役衛工三萬餘詔宏正議之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宏正曰魏于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興工以教人讓魏俗不又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宏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于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加

司徒平章事復歸于魏其年八月朝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詔宏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爲盧從史李師道所誣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憂畏感慙不克來覲旣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于朝陛下語宰相曰宏正在魏吾何患焉卽日內出五詔詔宏正爲中書令節度于鎮且詔父子皆爲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宏正自去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

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爲惠政二曰法爲善政三曰謙爲和政二德一曰忠爲令德二曰孝爲吉德今宏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泉可以爲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爲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束縛泳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爲仁矣始初山東逼越廢怠裁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爲法矣始初山東傲狠侵取地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爲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請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愬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帝命宏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道甚明亂則隱約理由亂生旣理復亂生於翫輕唐受天命海內承平高祖太宗不荒不寧元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三年奄有不宅始視燕寇胡雛弄兒雖我寵重彼將胡爲所細所忽忽焉而罹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克乘其淫驕乃伐乃殛視爾羣孽胡爲而亡僭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自視忽焉而昌憂畏逼側永思悠長曩爾之無今爾之有旣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穹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寇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國朝 朱彝尊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塋于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

子熊弼請予撰碑立石于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公之德善功烈記諸史冊無俟碑銘後顯乃予讀公奏疏竊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訐謨偉畧不盡傳于天下不可以不銘也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加贈太保諡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雁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彖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踰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畧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無犯

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尙據蜀民情未定妖賊胡守龍自號聖公稱元清光謀爲變叛寇賀珍連

兵十萬攻西安李鶴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羣盜塞路馬德賀宏器李明義米國軫折自明諸賊叛服不常各擁衆數萬爲害公廣招徠布恩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于市追珍及于永壽蹙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于板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于河兒平降自明于青觜砦擒宏器于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餘人又陝西多獠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羣獠煽惑米喇印丁國棟聚衆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大震而鞏昌徇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寧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二崖洞于是喇印國棟合兵守蘭州公督滿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侍郎額色暨張勇爲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印久馬寧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獠爲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取河西

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又西寧祁延諫李天俞莊浪魯典皆未肯爲賊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糜糧芻且使賊得合餘燼自備而廷諫等亦懈失機長寇非計也 朝廷乃止遂將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窰逐北至甘州時夜已深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聲徹柵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棟窺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懾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號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

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十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滎河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尙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

是全陝盜賊叛逆俱盡陝西自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之未亡之戶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絕戶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氓耳傭作餬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繼不能也且未有六年不能墾七年卽能者若欲藉此爲兵餉責有司追呼笈笈子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爲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戶之增減田之荒闕爲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先是二年公至秦卽以奇兵入龍安爲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 朝廷以重兵屯漢

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卽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爲漢中藩籬屯田廣元昭化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圍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難從之于是秦運始抒而蜀地以次就平旣又上書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雁戶未集耕耨無人餉仰給于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弭盜安民亦于是乎在

上嘉納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理于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復蕩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宴然矣公爲人精敏沉

毅善料敵諸將稟方畧輒致勝又知人善用爽豁無嫌猜人人樂爲之效死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

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之陛見慰勞備至賜內廐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賜帽鞞弓刀加太子太保命還秦旣又命兼督四川而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驛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

世祖聞之震悼輅至遣大臣酌酒諭祭三壇存問其妻子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于萬歷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配卜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汀州府事熊飛監察御史熊弼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予告光祿大夫孫九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制撫循百姓廣收名將爲心腹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莩之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爲中原保障朝廷無西顧憂人皆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取蜀之策非公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于湯火而已晉與蜀咸受其賜焉公之功顧不偉歟銘曰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孟公萬夫之特早事

太宗宣勞肇域

世祖受命師入榆關公躡殘寇渡河而西

帝哀秦民化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克渠在蜀倡亂孔多潛狙乳獸爭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昧者必攻降者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觴如髮斯逋理之用篋盪寇河東有戰必克蒲坂既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壤地荒蕪吏患追呼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畎有溝有禾有黍既策王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

帝于宮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予之弓刀是佩天馬既秣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石既刊百世有述

墓誌銘

前湖廣長沙副使石公墓誌銘

明楊漣

石公灤人也與余鄉試分省題名又嘗憲吾楚中故得其行事甚悉公生有至性以孝友著於鄉幼好讀書寒暑不輟贈公嘗語人曰吾家累世積德門閭之慶當在茲矣至萬歷庚戌登韓敬榜進士雖同仕寓京師實漠然也公嘗爲孝廉十載至是春闈之夕方閣筆少寐夢人語曰仁漸

義摩四十年來惠愛東征西討八千里外威靈寤卽書之
爲主司大賞鑒蓋有天定焉初授河南中牟尹時稱魯公
之後一人焉代巡至此其御曰毋驚擾石中牟城民也驅
車旁出考績舉第一事載牟之誌林昭如也行取來京會
前任姜某以事反構公公恬然繼而飲於李年兄齋道及
楊焦山建祠一事公詞意凜凜令人寒冽不可近余方重
之遂與訂交以姜某之事詢公公曰若事吾業爲彌縫久
矣何以反構爲若能敢與我質於聰明正直者之前乎乃
知姜某事爲公覆載者久矣然構已成公又不願自白其
爲人留餘步耳竟左遷鹽運司知事而朝議卒雪起公四

川龍安府推官中途會丁母艱三年盡禮有優游卒歲無
復宦情之意部覆起公補山西汾州府推官之任刑清政
簡凡所歷山水以吟咏自娛著有西遊草集是年西省分
闈拔劉令譽等十餘人后皆爲令臣人服其藻鑑云又汾
多盜至是自相戒爲良曰推府佛爺也敢不向化公居任
俸資不繼常使人歸鄉梓典居以供米薪焉至今數十年
而石推府廉惠之聲固洋溢西河婦子也入爲刑部主事
歷員外晉秩本部河南司郎中明慎清惠沉獄一時稱平
提牢敢斥熊廷弼之奸皆人所不能道者時魏璫擅權京
之張掖門有李園一區爲選勝者第一蓋神廟甥中都督

李承恩別墅也璫慕欲奪之不與乃謀陷以他事崔御史附之鍛鍊成獄置之死公時不過一同勘之末員耳唯唯無地獨忿然顧謂執筆吏曰取律來看殺人媚人者當何罪三法司皆愕然崔怒投筆起去曰吾力能殺汝而人人爲公危公毅然弗顧旣而漣與左光斗章疏劾璫大逆璫蒙昧皆發詔獄人皆畏之公力爲漣維持時於獄中與同人談笑自若謂漣得其死矣寧赴西市斷不可自盡繫獄數天左光斗水米不進口至是獨飲公三觴時杭郡守劉鐸入覲京師特疏救之璫怒并付之獄於時鞠訊者皆歛手默舌而公獨排羣議抗疏入諫直劉鐸之不當死飛刑

之不可擅施大臣有罪惟死而已且與大司寇力爭若顧一時赫勢千載而後難免信史之昭然大司寇雖怒竟無言而退鐸賴之以不死余時雖甚顛沛而方重公之爲人也蓋公之意使得行吾志朝廷之綱維不墜一死等於鴻毛也左光斗於獄怨漣曰朝有是人而不早使余與之訂交何也遂同與張年兄字曰繼是後拯國家厄扶朝廷紀綱成吾輩之志者非公其誰與歸當力言與鄒王二公必留在朝斷不可外推此余今日深服公之正氣感公之直烈也不但余也舉朝賢君子無不思倚重於公焉公度不可爲也屢乞致疾不獲俞允一日有謁者宵至曰將擢公

爲少僕矣公力辭信宿復至曰擢公爲大鴻臚公不應
無何遂除爲懷慶守命卽日就道聞者莫不疑惴而公怡
然曰生死有命豈由人耶及余知之而公已行矣至懷作
告帝堂曰昔司馬君實有言生平無一事不可告訴於人
吾將無一事不可告訴於天不亦宜乎乃述日之所爲暮
拜而焚之督憲趙公受瑞旨陷公服公剛直輒止后任康
公亦聞而甚敬慕焉至今覃之言愷悌者莫不指公爲法
時天下郡府皆爲魏瑞立祠公獨拘不可曰身可無懷官
懷不可有魏祠也俟我去若輩自爲之懷人德公爲置宇
設像歲時致祭公知而毀之公去民復立焉又鑿山爲水
利至溉田萬頃民賴之謂不求天助之腴壤也及公以觀
入父老攀轅而止之曰舉朝皆重公公此行必不返矣吾
輩寧斃車輪下不忍見使君之去也至沁水上老穉婦子
進酒觴而歌之曰五馬度翩翩瞻依咫尺天裝嫌琴鶴累
清畏姓名傳聖世崇良牧生民頌有年仁君自茲去早晚
盡凌烟其呼號之聲雖輿人舟子莫不感泣云昌黎祠生
韓綬者善繪率族百三十人感其清墓道置祠生送至二
百里外進攀轅圖哭之不忍別入京特命爲湖廣按察副
使駐長沙兼轄寶慶蓋因寶之岷藩有謀殺親王一狩按
之王子依舜命通藩僚爲奸撫按臬司司理等官谿壑者

多若將枉彌其事也已期餘不問矣及公奉命至一一摘發之寶屬及藩戚相踵乞謁公公作止蛙堂以見志曰惟清余腹不食汝殷豐之肉來者既不敢言其他而後之撫按始不敢屈其事至於是始另具題焉上遣駙馬侯拱辰司理監李其全同治岷獄抵寶過長沙咸執手謂公曰識公清節盃酒相歡足矣詰朝以詩箴走謝公以侯爲同年子亦止以詩箴投之未一帕相遺也蓋侯之爲人外容與而內豁刻以故李監見而笑曰公真至誠君子哉後事竣侯之反命曰石維嶽廉則廉矣但作事迂猛耳未獲允旨擅動大刑宗文之不可保必自此始也遂有岷事縱延石

維嶽豈得卸罪之旨是案也撫按以下數十員無不罹罪惟長沙前道顧公先幾去獲免後任者一無所遺而公亦蒙重擬矣公既被逮就道士民謁闕萬計爲公乞白又岷之妃曰鄧氏攜所生嗣王特陛奏曰石維嶽雅操一簾秋月雄才萬壑流泉上始悟批部議覆乃得遣戍之旨時正人君子無一立朝矣又湘州顯者以舊請托於公拂意從中撓之而公遂居漁陽者浹歲矣又以貧窘不能厚遺當道事竟寢方公之在鄉梓也舊有祖遺悉以給諸昆弟不足者又另置一區以處之公嘗買宅其人券已就矣將所售旣去嘆曰此僅足償負與我老計無預焉公聞而追至

持二百金贈之曰以此資老計何如其人感泣乞復上券
公曰此小事耳何以券爲公嘗自太守歸多不命乘輿有
鄉人避之者公急呼揖之曰何相棄之深也所有俸物雖
疎遠無不贍給公之事親盡孝處昆弟友睦服官之中正
治獄之平允立身之不阿鄉黨之恂恂亦由天性之本然
非勉強而致者爾此余自受知訂交以來知公之事實如
此不敢臆加毫末先余與張年兄私議曰此翁日後得志
立朝必有可觀不有大遇必有奇禍與焦山之人者庶幾
並驅燕邦歟而今竟終謫所幸固幸矣余輩之大不幸矣
繼是之後朝廷之上不但鄒王馬左之人不可得而公與
漣之人亦不可得矣銘曰生者寄也死者歸也若能言正
立朝大節不虧不爲富貴所逐不爲勢焰所摧維星維河
可鑑可龜貫日曰虹奮地曰雷繼忠肅焦山之後而無忝
者非公與漣之二人則又云誰

文

明成化九年欽降清節廟祭文

惟神遜國全仁諫伐存義爲聖之清千古無二懷仰高風
曰篤不忘庸修歲事永範綱常尙饗

景泰四年欽降顯功廟祝文

惟王開國輔運爲時元勳繕治邊疆萬世允賴軍民懷仰

祠祝以陳神其鑒茲蔭佑無斃尙饗

祭伯夷叔齊文

明 蔣 超

維陽山之鳩毓肆濡水之連漪鬱真操之皎潔秉大義之
崔巍配扶輿而並立夾日月以同飛驚冕輕其敝屣朱戶
視如蓬扉雖徘徊于巖穴實寤寐于京畿回周原之六轡
挽商日之餘暉天綱凜其楮柱地極奠其傾欹武周聞而
心折孔孟仰爲師資悵飄飄于冠劍空滅沒于音儀揣神
游而莫定訪埋照其焉依想子臧之戀宗國悲鐘離之操
南徽魂遙遙而返駕身兀兀以扶犁撫中子之弱存喜宗
祏之留遺料雲旗與風馬必暮漆而晨泚義感均于頑礦

瑞液浹于芳菲鴻哀鳴而死節麥挺秀而連岐釀容城之
讓爵激碣石之窮發緣三倫而表燭留萬古于幾希關人
禽而下鍵揭仁義以爲旗痛彼婦之吶嘯謝薇蕨之紛披
白鹿跪而獻乳清泉濺以投飴終逍遙于桐栢證仙籍于
紫薇超忝學校之綱領乏禮義以提攜羨此鄉之渾樸秉
誠信而不移販夫耻競於二價儒者躬學於耘菑望松楸
而投涕撫棖楠而凝悲喧檐楞之鳥雀胥庭戶之蚺蜺聞
圭田之遠播擬鑄俸以留祠知達人之竊笑真豎婦之庸
詞曾圭組以棄捐何莘豆之從違方纏綿於禁火欲親薦
于薌萁徒鬱檀而作供亦斂錦以陳詞雖物微而誠結愧

鬼是而人非斬顛毛而布禡剖心血以舖饑 夫子諒有明鑒庶援七箸以嘗之

弔夷齊文

明柳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偕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線兮胡顏一吒兮忘饑若有誚兮於巖之關豈不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

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于武庫九駿伏轅于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德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亞心而側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爲臣之不二

景忠山死事祠奠文

明 戚繼光

欽差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右都督戚繼光等奉迎勅贈光祿大夫柱國鎮守總兵官左都督陣亡孫公及闔鎮陣亡副將叅遊守提中軍千把總管隊等官軍之靈於新祠奠而告之曰嗚呼公等或統三軍或膺一命下至行伍受任雖殊報君則一其間克敵致果取義舍生卽不得已而亦無苟免之羞死難攸同所宜愍祀顧有奉制立祠于死所而祠湮沒者亦有文獻無徵名位咸缺不復知爲何人卽具祠猶無祠者繼光愍之檄上總制乞行五標十一路各立分祠

于其城其有制祠越在窮山僻野直附之城山便更于三屯營爲總祠通祀之檄下適邊臺工役繁鉅諸路建祠之役竟罷而光曾於灤陽之滸見有總祠垂廢又見景忠山絕巔有附祀者幾人弗便弗專乃獎率保河三屯等營將士鼎建茲宇以灤陽景忠所祀暨鎮屬陣亡官軍東西列廡分路置主各登封號籍貫于屏位以志不朽是日適五標十一路將領會計秋防而八守備二十五衛所聽較軍務易之萃渙詩之相祀茲惟其時而獎忠揚美鼓舞士心于是乎在乃具牲醴迎孫公遺像建諸將士木主等位肅然咸亨敢用昭告夫光等之寄與公等同每念國恩甘死

綏幸而功遂身退與公等殊社稷之福也光等厚幸神亦
且爲社稷幸若神庥不可徼有伏臣節耳俎豆與否所不
敢知然必不至見笑九原爲公等罪人也嗚呼當公等死
時偷生者何限今其骨安在視息誰寄精爽誰憑卽今奔
走祀事者又誰爲乎獨公等忠烈不死者在天猶在人耳
崇報有所祀事孔明朔望鎮帥率營屬祇謁又申令凡將
士過者必謁春秋鎮帥躬鬯偏裨分獻雖下必逮重其爲
國殤也且有田以資修葺有人以專灑掃器皿咸備可俾
弗替我明萬年永歷則血食萬年惟城社萬世不毀則廟
貌萬世視彼偷生者所得孰多耶靈爽不昧見我將士之
誠憑鼓旗張殺伐用舒憤氣以報國恩以奠我邊疆則光
等所私禱祈也尙饗

平以公... 縣志

縣志... 縣志

